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六年十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ober 2026



木子·空山不見綠

- 非常詩專頁
- 艾米莉·狄金森詩選
- 對〈我為什麼寫詩〉的賞析
- 風雪深處，他以其它格式回應

216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目錄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非常詩專頁

張 堃 夜景 3
游若昕 未來 3
夢楚原 改名上癮 三首 3
方壯霆 國歌、小號 4
甲 申 奶奶 4
佐 夫 當殺死一隻知更鳥 二首 5
包光潛 66號公路·塞利格曼小鎮 5
殷 剛 浮瓜記·續 5
杜文輝 花、相遇、草 6
郭 揮 下一站尚未到來 6
黃華春 河底的石頭 二首 6
陳銘華 魚烹篇、如是哈特、荒誕劇 20 7
喬 成 人生五常 7

詩創作

王性初 歸鴉片語、草地之秋 8
魯 鳴 恰似爵士 8
世 賓 祠堂 8
李雲楓 遺忘的第一種方式、節氣 9
馮炬明 在陽臺上 9
艾 草 城東站、場次 9
馮 晏 方岩書院徐霞客 三首 10
王妍丁 清明·法源寺·丁香 10
丹 霞 風骨 10
桑 克 春 11
阿 黛 看見 11
三 行 雪夜故事、母親 11
小 海 胥江、母愛 12
叩求思 測字卜試 12
河 新 夜尋、捕捉 12
楊于軍 貝葉掛毯斷了兩根線 13
久 月 浪花 13
左 右 給母親、等 13
達 文 罌粟花、在微笑背後、回頭 14
羅國雄 香椿灣、春水 14
于 中 秋分 14
Angel.XJ 使徒愛慾、情緒教程 15
錢鍾齡 讀非馬的畫 15
水 央 長安花雨、一隻公雞的命運 15
冬 夢 雲過人間 四首 16

玉 文 瓶香 16
冰 花 蔥的重生 16
圖 雅 姑媽與黑蝴蝶、陌生人 17
洛 木 傳奇 17
潘 莉 夢境 17
項美靜 2026 三行絕句 18
鄭 靖 帶著微笑面具的啞巴 二首 18
琉 璃 詩 不存在 18
李 斐 追思嚴力 19
河 新 傷心的路燈 19
沙瑪中華 錯過的風景、遠去 19
衛 明 海口騎樓老街 20
李福順 贗品、玻璃茶杯 20
張青林 幻覺、田壟、存在 20
第一閑人 我走了、出行記、口裡的故鄉 21
譚 冰 遺愛湖的風、遺愛湖的雪 21
趙華奎 棗花開、心懷荊棘、芡芡草 21
黃勝源 十三定律：羊群效應 二首 22
閔泉松 溪水旁 22
魏鵬展 潔淨之處，你種了落新婦 22
謝 勳 為你留個位子 23
張 朴 五月、第二十五小時 23
老 狼 夜光杯、老友 23
仲 秋 信手拈來 24
應風雁 4'33" 24
欄 清 天路-走馬 318 25

翻譯·評介

蔡克霖 盧梭橋漫步 25
劉旭鋒 風雪深處，他以其它格式回應 26
馬永波 彼得·吉茲特詩選④ 28
Angel.XJ 肖恩·休伊特詩選⑤ 29
張彭飛 A. R 安蒙斯詩：讚美詩(三) 29
岩 子 艾米莉·狄金森詩選 30
趙 佼 大地的歌吟永遠也不會消亡 30
盛 坤 對〈我為什麼寫詩〉的賞析 31
張 堃 讀詩小記 32
陳亞平 冰中飛旋的花，無處不留印記 33

詩 訊 封底裡

No.216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葉維廉 (洛杉磯)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張 堃 (三藩市)
秋 原 (洛杉磯)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港)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南)
王性初 (三藩市)
陳聯松 (北 加)
王 鍵 (北 京)
水 央 (羅德島)
阿 黛 (麻 州)
Angel.XJ (倫 敦)

網站、微信 公眾號編輯

蘇 拉

夜景

夜如河流在腳下無聲流淌，
沉睡的都市倒映著過往的輪
廓，無數點亮的窗戶是漂浮
在微風裡的星粒，封存著歲
月裡未曾說出口的秘密

那些琥珀色的微光交織成迷
霧，將街道與星群在深處悄
悄置換，我們站立在虛無與
現實的交界高點，俯瞰這一
場無比壯觀的夢境

空中樓閣以幻影的姿態層層
攀升，琉璃鑄造的回憶在夜
色裡輕輕起伏，遠方傳來幽
揚而古老的鐘聲，聲浪如潮
汐般淹沒了黑夜的邊界

每一盞燈火都是一段人間煙
火，那裡有圍爐的溫熱與離
人的嘆息，萬家燈火匯聚成
一條流淌的銀河，向著未知
的憧憬緩緩奔流

伸手去觸碰那一片燦爛的虛
妄，指尖只沾染了夜露與遙
遠的餘溫，彷彿在光影交錯
中失去了某個無法說出口
的名字，又彷彿在廣袤的寂靜
裡悄然擁有了整座星空的永
恆

8. 16. 2026 Tracy, California

游若昕

未來

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感覺這個世
界朝著越來越失敗的方向發
展。

當一個人分辨不出什麼是人類
自己思考的產物，什麼是 AI
寫出的產物時，那麼人類存在
的意義又在哪裡？

當高校的老師對學生要求禁止
AI 創作，而反手給某篇 AI 文
章打了最高分並放在優秀事例
中給別同學做參考，那麼創作
的意義又是什麼？

當抄襲的文章或是視頻成為參
考例子，而那些稀奇古怪的奇
思妙想，那些真正從腦子裡產
生的想法卻淪為被批判的材料
，那麼未來總有一天人類會被
人工智能取代。

很殘忍。

但似乎很快就會變成現實。

一件令人深深恐懼的事情，如
果將來和自己說話的人並不存
在，它將你說過的所有話都記
住，和別人對它說的話相互融
合，再傳遞給下一個人，就這
樣循環反覆，循環反覆，最後
全世界的人都變成同一個人，
有著相似的面孔，相似的思想
，相似的行為……

而現在離這樣的生活越來越近
，用不了多久，在某天醒來的
時刻，你發現叫你起來的人和
你長著一模一樣的臉。

改名上癮

川大帝上任一年多，除了加關稅上癮，最近似乎
又患上了“改名癮”

先是改“墨西哥灣”為“美國灣”；接著又改
“安大略湖”為“美國湖”；還想改變“太平
洋”、“大西洋”

昨天，大帝又有了新主意：既然荷爾莫斯海峽已
經被美國控制，為什麼不改名為“川普海峽”？

伊朗恐怕要睡不著了。萬一有一天整個伊朗被美
國“控制”了——“伊斯蘭革命衛隊”是不是會
改成“川普衛隊”？“霍梅尼陵”是不是會改成
“川普陵”？

官僚決定的詩意

體育總局宣布：“推動在外賣、快遞員休息站點
配建健身設施。”一刻也不能讓他們停下來。送完
一單，跑兩圈；送完十單，再做幾個深蹲。如果再
添幾台跑步機，外賣詩人的詩歌意肯定會與日俱增

《新大陸》詩刊主編建議：不妨圍一小塊草地，
甚至不必圍，也不必真的有草。再放幾只足球，
花不了多少錢。放眼未來世界盃，建設詩歌人的
——詩歌壇

夢楚原遙奏：既然外賣員、快遞員都是“人民”
，那麼，參照皇宮裡“人民的勤務員”標準，給
他們建些游泳池，讓他們在送餐間隙，能詩歌意
地游幾圈

前赴後繼

五十年前的今天，離 9.13 只差四天，離 1971 只
差五年。副統帥走後五年差四天，正統帥也走了

不知道他們去了天上，還是地下；不知道萬一他
們互相見到時，會說點什麼

■方壯霆

國 歌

“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國歌”，是難倒了許多非廣州人的繞口令。我土生土長，念起來毫不費力

不經意，它卻成了我的口頭禪。當我無法解釋某些人不可理喻的個性和行為；或者為什麼有些人一輩子都與命運過不去；或為何一些非君莫娶（嫁）的伴侶有緣無份，而有緣有份的夫妻卻活如“貼錯門神”……

我就會稍微苦笑地念叨：

“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國歌”

2025年9月1日

小 號

我曾在中學樂隊吹小號。近日，收拾衣櫃時，我拿起小號吹了幾下，六音不全。家人反應強烈，“難聽極了”

荒廢多年，情有可原。但我聯想起有些人，從早到晚都在練嗓子，竟說不出一句好聽的話……

2026年2月1日

■甲申

奶 奶

幼兒園

我是爺爺奶奶帶大的孩子。每到紅日漸落，廣播響起，幼兒園門口必然立著兩個佝僂身影。

在模糊的天空中，雲是那樣的輕，我被一雙長滿褶皺的手緩緩抱起。攥著棒棒糖鬧脾氣，“奶奶的腰不好，我要爺爺揹！”

老 屋

許久不曾回到老家小院。一腳踩斷木檻，嚐不出半點熟悉。窗外的河水結了冰，直勾勾地凍住我的食慾。菜園子荒廢十一年矣！我從泥濘中走出來，不知多年以後，能否再入泥濘，呱呱墜地。

荷 池

老家的池塘裡，不剩幾支荷花。自打我記事起，奶奶常對我說：“這滿池子的荷，便是你的心哩！”現如今我束手無策，只能靜待它們慢慢凋零。

池水啊池水，你生在淤泥裡，何以處事不驚。荷花啊荷花，縱使我在家中掛滿黃永玉的荷圖，你依舊對我愛搭不理。

烏 雲

兒時常常與奶奶打趣，天上的烏雲是髒兮兮的垃圾，我們千萬不要靠近它。

我想我大抵是瘋了，非要在公交車站等烏雲。土路就這樣被淋得越來越髒，在遠處的昏暗路燈下，我隱約看見另一個詩人。

買 菜

週日，我與父親上街買菜，一路哼著流行歌曲。走到一家滿是活雞的“專賣店”前，傳來雞鳴。“咯咯噠，咯咯……”，勾得我心裡直癢癢。

我說：“爸，我想吃撈雞了。”

“是啊，我也想我媽了。”

往 事

人一旦上了年紀，就開始回憶往事，“那個時候日子過得真慢啊，每日只是作田*，不幹活就沒飯吃。你們現在幸福了，頓頓有肉，就是日子太快，你都長大了。”

我長大了，再也沒有奶奶了。

*作田：江西方言，原意是在地裡幹農活。

最後一程

奶奶是突發心梗走的。追悼會那天，親友在冰棺繞行，身為長孫，我只能側於一旁，聽著一遍遍“節哀”。

到了該入土的日子，家中長輩在上山前特別叮囑：“抱著遺像在最前面，這一路千萬別回頭，要不然你奶奶舍不得投胎，只能游蕩人間。”我的私心比斷雨還要陰沉，我清楚，這是她陪我的最後一程。

奶 奶

奶奶，你知道嗎？爸媽又吵架了。我獨自一人吟唱於江邊。半截煙很苦，負重的酒更澀。倘若你還在，定不會縱容我。

姐姐說，你化作一顆很遠的星星，可我始終找不到你。我飲下白灼之光，飄長的柳絮，迷紅了我的眼。今日是二〇二六年八月五日。

再過十日，我便能帶上你的手鏈，在香港，與你相見。

■佐夫

當殺死一隻知更鳥

當殺死一隻知更鳥，殺死一隻鳥在漆黑的夜晚將哭泣的聲音拂醒四野的春風，就等於殺死天空、草地、河流上滑翔的翅膀在人世的炊煙裡驚顫一路膨脹的遷徙，殺死植物的塊莖在泥土裡靜聽種子破土的意念，和冷蕊內心一度解凍的花紋。

殺死一隻知更鳥，山河裡還在波漾多少飄拂的鳥鳴，黑色的馬匹在閃電下飛奔，更多的真相開始在經書上浮現；更多情形下，我們陷入空洞或失語，陷入，心經在時光的褶皺裡無謂的重複與翻轉。直到有一天，當繽紛成了錯誤的命名，再也聽不到：馬蹄成曲，血液於廣闊天地間吟詠春天的讚詞。

大海的鹽粒

一粒粒幽寂的城域，隱匿在無邊的黑暗中，空曠的回音，綻放在大海的城壁；無以觸摸的疼，將無數個夜晚凝成顆粒，凝成，停止燃燒但仍在呼吸的辭藻與夢境。

一艘艘航船，在大海的表情上蠕動，像一塊塊正在陽光下焚燒的陶片；一團團雲，穿過月亮的窄門，於鏽漬的鐵柵旁停下，將遠天的花香幻化成月桂下晴朗的藥引。

海底不知道海上的故事。

一粒鹽，是沉默中的心跳，是海面上每一個瞬間淨化的骨骼與帆影，是圖騰的翅膀於陣痛及期待中的身懷錦繡，是看淡一切的真隱士，在和生命裡每一次過往的細節作耐心地交談。

2026年寄自北京

■包光潛

66號公路· 塞利格曼小鎮

無從丈量66號公路的綿延無盡，卻能在塞利格曼百餘米的一隅，讀懂它的孤獨與荒涼。百年時光碾軋過的小鎮，宛如卸下行囊的行者，安然蜷在自家院落，靜靜地曬著太陽。

歲月沉淀了小鎮的貧困與喧囂，如今瀰漫著溫柔與安然，溫馨地懷抱著被時光遺落的舊物，譬如褪色的老式理髮店、斑駁公路路牌、廢棄的加油站，以及各式銍亮的老爺車。

許多人停下車子，漫步街頭，或坐於街邊的小酒館，矚望遠方漫無邊際的荒蕪與孤寂。啤酒泡沫緩緩地釋放往日情懷，一段一段塵封的舊事沉靜於每個人的心頭。

塞利格曼儼然絡腮鬍子的美國大叔，向旅人娓娓道來已然消逝的記憶。西部騎士駕著哈雷穿越小鎮，追尋父輩的“美國夢”，感念這片土地，曾在大蕭條的困頓歲月，撐起無數家庭的生計與希望。

2026年寄自安徽池州

■殷剛

浮瓜記·續

多年以後的黃昏，河上撐船的已是陌生老者。

水面漂滿南瓜，密密麻麻望不到頭。他慌忙縮手，那些南瓜底下，盡是同一張冰冷的臉龐。晚風驟然停住，河面靜得沒有一絲波紋。滿河浮瓜輕輕晃蕩，卻無聲無息，彷彿整片水系屏住了呼吸。

老者立在船頭，指尖殘留著微涼的水汽，方才觸到的不是瓜皮的溫潤，而是貼近骸骨的寒涼。他半生在此渡人，閱盡四季枯榮，從未見過這般詭異的景象。尋常瓜果隨波逐流、浮沉有度，唯有今日的瓜，死死貼著水面，不漂、不沉、不散，像是被什麼牢牢釘在河道之上。

暮色一點點壓落，兩岸草木褪盡餘色，只剩灰白的輪廓。

他定睛細看，才察覺所有南瓜的朝向全然一致，齊齊對著東岸那片早已荒蕪的瓜田，抬頭靜拜。

舊田早已荒蕪，藤蔓枯朽凌亂，斷枝殘藤糾纏在岸石之間，卻依舊盤踞著整片河灘。沒人再在此種瓜，可歲歲盛夏，河面總會自動浮起滿河瓜果。

愧疚，早已成為整條河道的執念。

老人緩緩坐下，不敢再觸碰任何一只瓜。那些臉龐雙目輕闔，無悲無喜，只剩一片死寂，分不清是獸的靜默，還是人的不甘。

子夜，輕霧漫過河面。滿河南瓜忽然一起沉墜，轉瞬沒入深處。

河面開闊平靜，乾淨得像從未有過老人、木船、水獺和瓜果，也從未有過執念、從未有過人世間未了的虧欠。唯有水底，隱隱傳來一聲極輕的嗚咽，轉瞬沉寂。

2026年7月11日，上海

■杜文輝

花

花各有因。鐵鏽是鐵的花，暗紅。陳年的紙頁上開著花，不好懂。腐朽的樹根會開花，蘑菇是花。石頭、牆、冰草、草木灰……都有自己的花。

有些花是隱藏的，不願被看見，怕風怕雨，怕被折去，它們以自己的方式悲欣，悄悄開悄悄消失。有些花開得很少，時間很短，一生專為某個遇見，其他東西與它無緣。有些花開得那麼茂盛，好像總在炫耀，總在寂寞，總在勾引人，但你把它歸你所有，它就死了。

花各有果。

相遇

在我經常坐的椅子上，今天坐著另一個我，身披破爛，蓬頭垢面，半個臉在討好，半個臉在憤怒。

當我推著車子，試圖與他搭話，他轉過身去，嘖哩咕嚕，收拾鋪蓋行李，準備離開。我問“你叫什麼名字”“和你一樣”。我問“你要到哪裡去”“和你一樣”。我問“你為什麼流浪”，“和你一樣”。

我把瓶裡的水分給他一部份，今晚的槐花可能會落下來。

草

草混在莊稼裡，一直沒有離開。

草裡有老鼠、蟾蜍、蛇、蚊子、蛆、野雞……草絆我們的腳，割我們的手，戳我們的眼睛，搶奪肥料、水、陽光和露珠。

我們的一生在和草戰鬥，區分草，拔草，鏟草，將草趕出地埂，趕下溝渠、路邊。我們將草燒掉，好像打敗了草。

草沒有被我們打敗，它最終會站在我們的胸上。

■郭揮

下一站 尚未到來

下一站尚未到來。

下一站是確定的，又是不確定的。

命運的陀螺，內心中的輪子，該朝著哪裡轉動？

紅塵阡陌，有數不勝數的變數。

看上去走得通的路，往往是走不通的。迷失過的那條路，不意又曲徑通幽。

站牌，三分鐘前還歷歷在目，三分鐘後卻已化為烏有。

神靈一直在導引，卻分明又一直在拋棄。

行進著的靈魂，沿著漫漫長途，不知疲倦地，毫無怨言地尋找著自我。

目的地彷彿越來越近了，彷彿即將到站。

但一站之後又有下一站，永遠也——

無法抵達。

■黃華春

河底的石頭

一塊塊石頭，匍匐在河底；好似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常年被河水洗刷，被泥沙覆蓋。

隱隱約約，似有似無。千斤壓力，千般疼痛，無法言說。

泰山石，奠基石，壓艙石，試金石，磨刀石……無數的夢想，已是水中之月。即使要成為一塊鋪路石，也需要機緣。

常年與河床為家，與石子為伴。與河水，對峙。一生不留姓，不留名，只留一身的硬……

河水，從指間流過

我的家鄉，生長在大渡河的中央。一條條堰渠，讓家鄉與大渡河血脈相連。讓家鄉醒來的，除了炊煙，還有那一塊塊彈著琴弦的水田。它們懂得怎樣把河水留住，讓秧苗澎湃地生長。

我也想把河水留住，讓它滋養我心田的秧苗。

我使勁合攏雙手，將河水捧在手裡。可河水像一條條泥鰍，不停地溜走。無論我怎樣努力，無論我反覆多少次，一個個寒暑過去了，我的手中連一朵浪花也沒有留住。

河水只是打濕了我的手指而已。

偶然間，我才發現，自己的手指間有著無數個沙漏；而漏出去的水，總是不斷地湧向頭頂……

2026年寄自四川

魚烹篇

內外洗淨、擦乾自不待言，鍋之溫度、油之多寡？如何在魚身上刈刀？刈幾刀？鹽幾許？翻身若干次等等都是學問經驗，火候時間更須掌控得宜，過早不酥不脆，過火則焦則皮肉分離

“治大國如烹小鮮”，對吃魚的老子和文明人來說，道理自然不難明白；但於饑餐漢堡煙肉蛋、渴飲健怡可樂的粗胚而言，順差逆差僅是反來覆去之吃相，根本無人理會皮之存或不存

2025 年 4 月 20 日

如是哈特

近來比建國歷史更久遠的學府哈佛屢受霸凌，國人誤以為毫無理由，其實骨子裡有個鮮為人知的原因，那是 Harvard 的全球第二 GDP 之現代胡語譯名，若能比照莎翁《哈姆雷特》（Hamlet）幾乎每個字母都發音的方式譯作“哈佛特”不就萬事大吉了嗎？佛者，政治正確的自由派思潮也；特者，眾所週知，離譜也；捨“特”而哈“佛”，不諳跪舔之術也

哈特！哈特！哈特萬歲！

2025 年 6 月 1 日

荒誕劇 20

一個個戰犯西裝革履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地列隊等待大會唱名上台領取諾貝爾和平獎

一身冷汗驚醒後發覺現實猶如此這般和平地進行著

2025 年 7 月 7 日

人生五常

吃

動物茹毛飲血，生吞活剝，實為自然；人類以火為媒，化腥臊為珍饈，月光燭影，山珍海味，自詡“文明”。生與熟之二分，是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結構主義中點出的文明界線。然而，當人類將刀叉磨得鋒利，把工廠當作刑場，其對物種之趕盡殺絕，遠比野獸果腹來得野蠻。人的吃相和動物沒有兩樣，只是“借刀殺人”，用刀、叉、碗、筷上演了一場又一場的文明大戲。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精緻的包裝下，藏著比原始更原始的野蠻。

喝

萬物飲水，唯人喝飲料。從鮮榨果汁到碳酸氣泡，從進口洋酒到連鎖咖啡，舌尖追逐的，不是解渴，而是慾望。諷刺的是，人只有在極度乾渴時才會“飲水思源”。但當人以器物盛水、以工藝調製飲料時，解渴的本能卻被移花接木——一杯高腳水晶香檳，便將人與動物之間的直線，折射成慾望的迷宮。吃喝是“進口”，可端上檯面；拉撒是“出口”，需在檯下交易。進口越發堂皇，出口越顯污穢；進口與出口，因人之虛榮，由此二分。

拉

人類“出口”的產物，掛不得“榮耀出品”的標籤。此等“穢事”，早被文明除籍。必須退入私密斗室，坐上光潔瓷具，聆聽抽

水轟鳴，彷彿洗去了獸性。當年火車上慈禧御用的如意桶，水銀鏡面、黃沙襯底，無聲、無臭，眼不見為淨。好一個〈好了歌〉。然而沖水的主旋律卻掩飾不住腸胃蠕動的前奏。剝去華服與磁磚，人類每日仍需蹲踞數分鐘，面色凝重。不論權貴，都逃不過“出口”的機制；這幾分鐘的“出恭”，瞬間將衣冠楚楚的文明人打回成衣冠禽獸。

撒

如廁之姿，竟成性別與進化之戰場。男子站立速決，竊以為榮；女子排隊久候，暗怨不平。廁所的設計成了文化的指標。若以揮灑的姿勢論進化，狗兒澆花時“三豎一撇”？可見人類在揮灑的弧度裡尋找的不過是點優越感。但最“要人命”的是那更加隱晦的生殖作用。無論澆花或播種，人獸“出口”相同。有“口”難辯。所謂的兇禽猛獸，不在遠方，正是廁所裡方便的貴人。

睡

白日盛裝昂首的人類，終須在黑夜中解甲“躺平”，暴露出如動物般柔軟的腹部和命根子。睡眠是生物共同的休養，唯獨人類的大腦過度活躍，在夢境中排演鬼神、編織靈魂，甚至為虛構的信念兵戎相見。本該是萬籟俱寂，卻因想入非非而不得安寧。躺下時，人獸睡姿相差無幾，唯白日的仁義禮智信，在闔眼那一刻頓時失重。與其以人類之狹隘揣進化論之奧義，不如以自然之眼俯瞰這方寸臥榻——蜜蜂從不失眠，失眠的，只有自以為是的人類。

■王性初

歸鴉片語

不是候鳥的鳥類
披一身可人的黑
當然還有那可人的聒噪
以及可人柔軟的長舌

總以為鴉的不祥是一種乖戾
用一嘴口水高飛於異鄉
異鄉就太平無事高枕無憂嗎
烏鴉的保證全是一紙空文

越過了風暴就遁入夢境
無非是吸毒無非是流浪無非
所有的一切都絕非一蹴而就
掀開門簾就是烏鴉的窩

選擇離去是黑色的翔
九萬里長空伴一路心灰
太意冷太荒謬太占卜太刁鑽
烏鴉從此漂白了一身的黑

草地之秋

痛飲了一整夜秋露
草地依舊半死不活
枯黃的枯黃慘綠的慘綠
自然界都在苟延殘喘
捱過了今日不知明朝

秋蟲們是一幫聰明蛋
早做好了過冬的準備
囤積的囤積投機的投機
想躲過秋後的清算

只有無辜的小毛毛
敵不過寒秋的整肅
撤退的撤退冬眠的冬眠

■魯鳴

恰似爵士

光亮，破門而入
你一而再三讓我付出勞力
你是巨大的巧克力
在白色的光盤上
緩緩化開，變成可觀的
一幅水墨畫——我聽到
搖曳生姿的聲音
旋律緩緩迷人，恰似爵士

帥哥長髮，美女光頭
在冬季陽光下唱著歡樂情歌
我的命運卻和他們不一樣
踏過你身上，我不會無關痛癢
就算你再次來臨，恰似爵士

大地的變化，堅硬
我的內心！一點點地匯合
成為另外的一種味道
在一杯咖啡面前安靜如水
正月初一，你停止飄落
我目睹你牛氣沖天
高歌猛進，激昂萬千
而我在你的世界裡休閒
輕鬆自在，恰似爵士

期盼度過了命運的劫數
等待著來年帶來的春夢

草地面臨一場恐慌
秋風掃蕩盛夏的繁榮
衰敗蕭條凋敝破落
這是一首季節的輓歌

■世賓 祠堂

祠堂的陰影裡
端坐著同一姓氏的祖先
縣令、科長、幾代教師先生
據說，還有一個遠走他鄉的
革命家，他的名字
不像他的事業一樣嚴肅，倒像
糞筐裡掉下的渣
其他眾多農民，
名字模糊，看起來
像同一個人

無後的祖先，縮在
更深的陰影裡
直至遺忘

由於深深的恐懼
蒲團上的祈禱詞
多是關於子嗣、財富

明亮處
神龕和香案
塑料供品，擦得銜亮
婦女們手舉香燭
進進出出，給神明引路
偌大的廳堂，失修多年
像一個永世相傳卻難以實現的
願望

多年來，朝南的大門
開了又關
門楣上的匾牌
糊了泥灰，又揭了下來
兩只石鼓，從未敲響
它的遺憾，世代相傳

西北面的風，越吹越緊
許多牢固的東西，像遺訓
再也經不起考驗
此時，還沒有人知道
角落裡的一塊磚
已經悄然鬆動

2026年寄自廣州

■李雲楓

遺忘的第一種方式

你要非常小心地保護一些名字
你不要說出它們，也不要寫在紙上
這是常識，發音會帶來詛咒
而墨跡在紙上將滋生出古老的病菌
在一些書籍中，邪惡的事件都源自這裡
包括戰爭，以及屠殺

你要努力的忘記一些名字
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過程，大腦
將被腐蝕出隨機的孔洞
有些人坐在旁邊，漫不經心的說起氣
溫，暴雨
以及摧毀半個國度的洪水

而遺忘是最安全的一種方式
有陌生人從你身邊走過
他們戴著嶄新的帽子
他們會在十字路口同時回頭，他們
會長久的向你凝視

節 氣

立春這天你要放鬆自己
要讓雙手變得無所事事，讓雙腳
整個下午都搭在桌子上
在入睡之前，你甚至都不需要知道自己是誰
但你要提防驚蟄
在這天你不能大聲說話，走路
也要小心翼翼
不過在清明時你可以放縱一下自己
可以從早晨就開始喝酒，接待不同的客人
但去世最早的那個，你要讓他坐在餐桌右邊
要為他斟滿清酒
芒種會使你變得疲憊
你要讀七本書，從宮廷野史到量子力學
一隻烏鴉會一直監看著你

■馮炬明

在陽臺上

陽臺上的那盆蝴蝶蘭
有花朵也有綠葉
說成陪襯的關係
也無傷和氣
如今，花敗了
綠葉還活著，生命仍在繼續
我沒看見它手舞足蹈
我沒聽到它幸災樂禍
它沉靜
它沒有那麼多節外生枝
它綠著自己的綠
我所格外喜愛
故此，我將它繼續留存在陽臺上

2026 年寄自上海

白露這天最適合遠行，你要到曠野去
但要小心黑色的草蛇
霜降適合打掃廚房，並且為自己煮
一頓午餐
碧綠的蔬菜會更加可口
在立冬時，你要允許自己發洩情緒
允許摔碎杯子，撕裂書籍，詛咒那些
滿是謊言的文字
在這天你不需要原諒那些心存惡意的人
但在午夜到來時，你要開始祈禱
並且為自己的過錯懺悔
最後，在冬至這天你要去愛一個人
你要坐在門口，向神說出你的所有願望
並且把從未說出的那句話放在火中，
一束光
會在黎明前照亮整個房間

2026 年寄自北京

■艾草

城東站

來到陌生城市的第一個
夜晚，我在西樵山下細數
街燈，後視鏡裡是一道
牽引樓群改變方向的光

不遠處是隆起的珠江
如一個孕婦，把自己畫在
櫥窗玻璃的背面
發出盲人般均勻的呼吸

起霧的地平線搖擺不定
一個老鄉立足山頭
引領我走出
一個鮮為人知的岔道口

打開城際鐵路的柵欄
發現岩石罅口珊瑚的殘骸
宇宙無邊，蒼穹之下
繁忙的街市被連根拔起

場 次

一條小路一直縱深
前面斑駁，後面秀麗

一個地方，是不是
只有走到深處才有風景

離開越遠，鄉愁越濃
人到遲暮，才看到起點

2026 年寄自福建

■馮晏

方岩書院徐霞客

當身影破除倍數最大算法時
想到徐霞客
發現岩石被雕刻名字最多時
山谷復讀——徐霞客
方岩書院，徐霞客塑像的光斑
跨越欄杆掃射。木結構陽台
徐霞客右手揚起斗笠，銅鑄的
一塊迎面巨石擋住了大風
“登盤山嶺，望雁山諸
芙蓉插天。片片摸人眉宇。”
《徐霞客遊記》鏡子的萬物擁擠
在多米尼加蒙特克里斯蒂
與“發現新大陸”哥倫布塑像合影
想到徐霞客，腦風暴失控
他的雲霧、山河、植物和幻影
動物以及小小昆蟲，與方山合影時
徐霞客的平行宇宙是熱的

背影之外

此刻，時間正停在你背影上
一扇落地玻璃窗投射出
一盆紫吊蘭，客廳空椅子的視線
從你背後經過肩膀爬上星空
今晚，月光穿透右側大片樹林時
一條小路正從光的縫隙掉頭

幻覺在織

生活在一個正朝文物演變的壇子裡沉澱
一隻烏龜安睡
緩慢的夢與生命演變的速度之間
邏輯是顛倒的。樹林、島嶼
一條龍。水與星月的鏡像是顛倒的
幻覺在織，夜墜入一團毛線

2026年寄自哈爾濱

■王妍丁

清明·法源寺 ·丁香

一年一度，清明
法源寺的丁香開成了海
我想去看看海
順路看看海上明月

用心去賞一朵花
一朵花的花期
畢竟很短
我不想再辜負

父母都不在了，他們
以及我的祖先
都在一條船上
歲月投下一粒又一粒
石子
一個家族的命運
波浪翻捲

我慢慢學會去看花
學會從花中看見自己
看見每一個人
仰望星空時的模樣
並學會忘掉一些
不甘

我能給予世界的
和世界給予我的
都將回到一朵花的源頭
因為內心的某種執念
我在這兒，一直待到很晚
直到那個念頭
被陣陣丁香的氣息
吹遠

2026年寄自北京

■丹霞

風 骨

有人糾結——
樹纏藤
還是藤纏樹

而我
仰慕勁松之挺拔
不懼——狂風驟雨

路漫漫其修遠兮
敬仰鯤鵬展翅
跨越高山
越過大海
任意翱翔

人生之路漫漫
博弈

靠自己——
思想要獨立

莫人雲亦雲
精神
高風亮節之神韻

追求——
靈魂深處的聖潔
擁有自己的風骨和信念

吾乃凡夫俗子

往後餘生
品淡茶 閱詩集
風拂面 心影清

把平凡的日子
慢慢熬成
情有獨鍾的——
詩意人生

9/11/2026 洛杉磯

■桑克

春

關注眼皮子底下的大帝國挺有意思的。
睫毛領地，還有睫毛上的公爵正在彈鋼琴。
下眼皮夾縫裡的鄉村正是備耕時節，
暗紅色的拖拉機突突來突突去。

2025 年寄自哈爾濱

■阿黛

看見

也許是同一個夏天
鷹在飛過下一條河流前看見了秋麒麟的花海
去山裡
去山裡
只差了一秒種
兔子消失在幽深的樹林
被看見是幸運還是不幸
博納爾想像著 2000 年會有一隻蝴蝶
它是否依然在舞臺的中央？
看見在出發的瞬間抵達。
阿多尼斯每年在春天復活
可是機器看不見綠色和愛憫
它們不會熱愛這塊土地
去山裡
去山裡
我在那裡看見過一顆孤獨的星星

2026.09.14

■三行

雪夜故事

雪
和夜
擠進溫暖的

歌唱之聲
小提琴練習曲的
二分音符

融化
消逝
寂靜

我爸爸疼得受不了了
還有杜冷丁嗎
她問

我穿大衣的時候
她幫我圍上一條圍巾
冰冷的

指尖
一個垂死者的女兒
冰冷的指尖

在我的脖子上劃下
一絲冰冷的
溫暖

我
和她
走進冰冷的雪夜

母親

母親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像女間諜一樣美
我們的年代不允許女人美麗
美女只能在銀幕上見到
紅唇，波浪一樣的長髮
手中拿著一束花或一本雜誌
(她們都是敵人的間諜)
火車在幕色中一聲長嘆
載著母親和孩子們
離開城市駛向黑夜。那個夜晚
母親一定回想起很多年前
她的母親帶著孩子們
從城市逃向黑夜
嬰兒的哭聲。狼叫聲。槍炮聲
(死神的喘息聲)
誰能在黑夜裡看清腳下的路？
誰能抵擋時代的巨獸？
母親波浪一樣的長髮早已不在
它被梳成一根黑亮的長辮子
剪下來，壓在箱底。那個
陳舊的柳條箱，母親的嫁妝
壓在層層疊疊的歲月下面
久已無從尋覓
“我是一個醜女孩，媽媽說我是一個醜女孩，姐姐才是漂亮女孩”
年邁的母親對著夕陽喃喃自語
努力用零落風中的記憶碎片
拼湊姐姐模糊的面容
(一個沒有陪伴她一起長大的小女孩的面容)
層層疊疊的落葉
覆蓋了層層疊疊的面容和歲月
(層層疊疊的雪覆蓋了落葉)

2026 年寄自加州 Castro Valley

■小海

胥江

夏季的三棵桃樹
彌補了城郊的乏味
胥江是一節節階梯
宣示興盛與哀痛

牽狗走過的男人
和老婦，一件
事物的主人
這樣理解歷史

胥江：閃電的肉身
盛夏的威力
吞噬四季
也擁抱了孟秋

窒息的擁抱，隱藏了
主人，胥江的漁夫
以及，古老秩序的旋渦

胥江，仍然是
兩個人可以
分享的夢

早晨的陽台上
她告訴我，江對岸
一個人在走動

母愛

一捏後脖頸
將貓拎起來
它就像被點穴一樣
四肢僵直
一動不動

■叩求思

測字卜試

請 言語青澀，待加強。
問 此門不窄，口以喔。
神 如有神助，答申論。
仙 孫山之外，明年來。
啊 是喜是哀，看造化。
今 （就是今年就是今年）
年 （今年必上今年必上）
高 （高分錄取高中狀元）
普 （普通資質平凡人生）
初 （勿忘初衷堅持到底）
特 （希望題目特別簡單）
考 （不想明年繼續再烤）
金 全差一兩點，可惜咯！小凶
榜 十人立方，排一千名。無望
題 正是此頁，有讀必出。終吉
名 人來求名，得一咎字。有咎
否 天何言哉！天機不可說……

2026 參拜台北文昌宮

任人擺佈

當它還是小貓崽的時候
一遇到危險預警
媽媽就咬著它的後頸
轉移去安全地帶

是的，是母愛讓貓癱瘓
當你捏住它的後頸
拎它起身時

2025 年寄自蘇州

■河新

夜尋

黯微的光
在華廈
在街車
在鬧市
流螢般飄忽著
你伸出手
沉浮於陌生的人流
費力地捕捉
親愛者的身影

夜的喧囂
被憂鬱扼住
你的青絲秀髮
像網
張開在流動的夜市

捕捉

用心中的網捕捉
游來游去的
愛情 細膩地
在柔綠水草的中央
出沒著
不拘形式
在魚和珊瑚礁之間
奮力掙開
淺顯的捕捉
和相對純淨的水域
扇動著
狡黠的鰭
和一隻逃遁的薄尾

2026 年休士頓

■楊子軍

貝葉掛毯斷了兩根線

法國至英國的途中
還是巴約博物館，無從知曉

以亞麻絨為畫布
繡針為筆完成的史詩
六百多人物，兩百多馬匹
五百只鳥和龍……
繡工不會留下名字
征服者威廉的英名流傳
諾曼王朝進入歷史

如此幸運，七十米長的繡品
逃過戰火，逃過被裁做戰車篷布的厄運

它已活過一千年
斷了兩根線，無需震驚
更不必反復播報

只是斷了兩根線，而不像那些
被砌進豬圈的墓碑
壓在橋洞下的石像
被盛酒的頭骨
刮去的壁畫被新的歷史取代……

那些毀於天災
或人禍的古畫，善本
為保留摹本而人為滅跡的
原作……

還有那些，只剩下
清單裡的一個編號

有價值才會被復制，臨摹
我們看見
威廉·莫裡斯和雷·杜根的復制
在英國和美加展出

■久月

你是我眼中的一朵浪花
不是任意一朵
是陽光下最閃耀的那朵

浪花

我在岸邊遠遠地望著你
一步步被風推近
向我湧來

翻騰，懸留，滯空
跌墜，拍打在我身上
完整地碎裂

那一刻
我也疼痛
但被你卷裹
模糊了邊界

觸碰到你
即四散離落
我憫默
你已沒了輪廓

不過眨眼之間
午後幽微的一瞬
浸入思潮
停頓了呼吸

隨之遠去

不能陪你在海面起伏起起
一粒細沙
終將沉入海底

2026年寄自喬治亞州

至於描繪加冕的部分缺失
和許多文物的缺失一樣
已成永久之謎
也因此，為它增添一抹
傳奇色彩

2026.9.6

■左右

給母親

我有很多
記憶中
我的寫作
帶給母親的一些愉悅

記得上大學時
我參加了一個全國大型徵文
獲得二等獎
獎品是一串
原產地的大顆粒珍珠項鏈

我收到後
第一時間送到母親手中
她回村就戴上
逢人便誇
進城也戴上
氣質拉滿

現在想來
母親生前
享受到的這些愉悅
太少了

等

最近入選了一部散文年選
封面上
印著的作家姓名
都是一些
沒怎麼聽說過的
而我
成了那個
“等”

很多次了
我的名字
都會被一個“等”字
無情替代

■達文

罌粟花

1.
驚艷的人們
還會明白雨水的意義嗎
在路邊 我們什麼時候等待過誰
那些踏青者
慣於用黛色掩埋往事
只是初夏已到
更長的白晝有著更稠密的亮光
而我們的臉也並非一塵不染
最鍾愛
拭擦的風

2.
它們在別人的家園等我
說
你無需遠足

那些遊魂般飽滿的唇
沒有風也一直顫慄不已
雖然側視中的斜陽最完整
我因此俯下身段
盼望虛構的吻

在微笑背後

一張單色的圖裡
螢光虛擬著天堂
你的背後所有的供品融進黑暗
作為貓你陶醉於模仿人類的表情
作為夜的精靈我僅有雙眼倖存

回 頭

夏之午
山背後烏有的濃煙

那是我內心的望鄉台嗎？
如果可以焚盡高空的涼意

■羅國雄

香椿灣

盤旋的村道，像縱向開裂的樹皮
風吹路邊已零落成泥，也要借力
歸根的塵影，來自枝頭哪道葉痕？
去年點狀凸起的葉跡，願呈心形
就能「吱吱」一聲推開晨暉
冒出今年的嫩芽。晶瑩的露珠
從春天的芽尖，到夏天的鋸齒邊緣
走著走著，就變成了淚，變成了汗
變成滲進一樹紅葉香椿血液裡
蕩漾的油脂和光澤。而我母親
睫毛上的那幾滴，走著走著
變成了綠葉，最後成為蘆花
也有走著走著就沒有了的
椿芽一茬茬萌發，只是在模仿他們
臉龐曾經的紅暈，把陽光的輪廓
和很多個他們
未竟的願望，背在身上

離開的時候，一個我仍懸在雲端
搖曳醉氧的氣息。只有站在這山灣
某樹香椿枝頭，才能趕在谷雨之前
把童年烹變一次：做個新鮮的孩子
等待母親墳前下的一場清明雨
給兩種相望的永恆——焯水

春 水

母親在湖邊洗衣裳
撩撥到水的疼痛和隱忍
一手牽繩，一手掌犁的父親
荊條鞭牛的吆喝，才馴服了
這人間煙火，這萬有引力

清水下種，混水插秧的天時
我是黑龍灘迎風嗆行的湖面
拽著心裡的二三沉舟，膛過自己

■于中

秋 分

處暑之後
不知那隻老虎走了沒有？
要到白露出頭
尾隨的才是高手

寫於休士頓市 8/13/2026

爬進山灣塘脖頸，甚至雲霧深處
的一條無名溪裡，逗水的鯽魚

至今我收縮的左心室，還埋藏著
那年春天的雷霆。要將母親的心跳
呼吸，奔走一生的清澈與善意
變成體循環的動脈血和靜脈血
與長眠在山村的右心房，吸收了
一座空山的寂靜，墳上長草的父親
肺循環結出新的菩提——交換氧氣
和養分，輸送到全身各級組織
才能維持一個肥胖的我
鄉愁的新陳代謝！

一首詩擁有足夠的血量
就能借這汪春水，洗完身軀
洗靈魂，再洗睡夢中的孤島
讓一圈圈漣漪，既蕩漾淺灘
也馳騁深海。不讓水的誘惑
進入到遺忘裡，甚至魚一樣
被凍住，被浮冰的天空垂釣

2026年寄自四川眉山

使徒愛慾

今天陽光真好呢
好到可以信步走進任何一片荒地，好到
不用練習就能大口吞吐曠野的各種氧離子
這不正是我們的本性嗎？
虛空的虛空(如《傳道書》)不如想像他紅棕衣袍
自然滑落那衣袍便是他的肌膚，淫靡而濕潤。
當我遇見他時他比聖子更危險。
或許他是聖人，但誰不曾渴望過肉身的歡愉？
就像我在禱告之前總會注視他曾留在
門口的那對拖鞋，能讓我拼湊起
他完整的身體輪廓 就像在昨夜當他轉身
背對向我，他清瘦的脊背在月光下泛出
潔白光暈，假裝躺在我視線無法觸摸之處。

情緒教程

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我們在“凝視”著彼此
這或許是一種獨特的行為。就像那晚在聖保羅
大教堂的至高點（Ludgate Hill）我們在同一
時刻看見某個閃光影像就是最接近神靈的時刻
身心平靜。而你正修改她的英語句法：“如何用”
謙卑，穿過一道窄門。”我們曾討論“Thinking”
一詞在英文與中文中的差異；一個詞裡住著兩個
靈魂：一個在微信裡提問“你想我嗎？一個在天堂裡
發聲：“你懷念我嗎？” she replies :
“She is always there. Thinking of you...”
(她一直都在。對你的想念多過懷念)

這如同“laughter”被困在“slaughter”的灰燼中，
我們將它對角切開，你和她，像從母鹿腹中取出
未足月的幼崽，捧出那個血淋淋的、尚未命名的

情緒。

2026 年寄自倫敦

讀非馬的畫

花與瓶

花愛上了瓶
也愛上了天空
它拼命地往上長
它要突破瓶頸

它的愛在高處
瓶愛上了花
也愛上了天空
它伸長細長的脖子
傾其所有力量
把花托舉成窗外的鳥鳴

沙 子

是固態的浪花

她在裸泳
金色的陽光
是純淨的沐浴露
海鷗的鳴叫聲
讓她在大海中沉溺
直至變成一朵海浪
一顆沙粒

夜幕降臨的時候
她是海岸線上唯一的
星子
沙灘上的女人

夜生活

夜浴出血
你的傷口，硬如磐石
燈火在消隱
建築在消隱
城市在消隱
只剩下
蟑螂的骨骼
在舞蹈

長安花雨

夜遊長安不夜城
零點後
燈一段段滅了
不遠處的大雁塔
也黑了
我和李白、杜甫、白居易……
仍在交流
夜風起
不知名的小花從樹上飄下
紛紛落在我髮間、面頰、衣裳
夜色裡瀰漫著
淡淡的香氣
……

一隻公雞的命運

龍脊山腳
一家餐館外
路邊的火爐燒得很旺
廚師正在做當地的特色菜
竹筒雞
香飄四溢的
煙霧中
一隻漂亮的
錦羽公雞
圍著火爐
來回轉來轉去
父親關注了
好一會兒
一直擔憂著
等一會兒
它還在不在

2025 年寄桃花島

■冬夢

雲過人間

淋漓的一場秋雨過後
終於迎來
滿天陽光

這是故鄉飄來的一片雲麼
正好路過
煙火正盛的人間

春草年年綠
王孫歸不歸
(最後二句出自唐·王維《送別》)

歸於大海

魚在訴苦
何必讓每一串泡沫
追逐著
每個逝去的夢

其實我知道的
翻騰的豈止是浪
只是我對故鄉深沉的回憶
始終會歸於大海

獨活荷花

荷花在半睡半醒間
仍樂意讓蜻蜓
吮乾昨夜的露水
九月，依然跟詩應約而至

天涼好個秋的风吹過來
仍是讀詩天的秋日
最後還是需要漣漪提醒
池中獨活的一朵荷花

■玉文

瓶 香

遠方捎來精緻小瓶
揭蓋子一角
深沉木質香溢
遁歸世紀年輪
神秘不含酒精
淨化或勾魂僅懸一念
高帽僧旋白袍成無盡圓
天地間從此無自我
徘徊十一与十三弦
面紗女子秋水顧盼
觸點地面瓷磚圖案赤腳清涼
舞繞圓柱 藤蔓花紋環纏
奔越馬蹄形拱門
仰望王朝曾經璀璨
忽見王者闊尾長刀砍向歲月
於是封緊瓶蓋
留一絲餘香伴隨
十三弦音裊裊

2026 年寄自澳門

火浴之魚

泰國餐廳內
美麗可人的女侍應
同樣跟你
從火中
婀娜多姿朝著我游來

檸檬香草敷上會否減低
你削皮切膚之痛
我實在不忍看到
火浴後
最後的一排森森白骨
見證你生命最終解脫的自由

2026 年寄自香港

■冰花

蔥的重生

蔥
被連根拔起
當商品出售

絕望的蔥
被買者切碎
放到油鍋裡爆炒

有一根幸運的蔥
被栽在了花盆中
精心護養

這根蔥
獲得了重生
心安之處
是故鄉

這根蔥
絕不彎腰
含苞抽苔開花結籽
籽撒異鄉

多年後
一根蔥的後代
變成一片蔥海

陽光下
一片蔥海
活出了挺拔與茁壯
活出了鬱鬱蔥蔥
風吹下
蔥海
搖出了浪花與波濤
搖出了世世生生

■圖雅

姑媽與黑蝴蝶

她說一隻黑蝴蝶從窗戶飛了進來
在天花板上飛
她睡在床上
她對蝴蝶說你別飛了下來吧
蝴蝶就下來了

落在她指定的毛巾上
她雙手輕輕的捧起這隻黑蝴蝶
把它送到門外
一轉身它又飛進來
飛到我父親的冰棺下面

我當然明白
她認為這隻蝴蝶就是她兄弟

陌生人

37.
這個夏天
我過早地體驗了悲傷
以至於成為悲傷的代名詞
所到之處
無不加上悲傷的濾鏡
所見之人
無不像永世的離人
我坍縮在悲傷程序的 Bug 中
無法更新
這個夏天越來越熱
悲傷會被發酵成怎樣的腐敗氣息
天知道

236.
昨晚的月非常乾淨
像用洗潔精洗過的碗
我睜大眼看它
很久沒有這樣看十六的月了
它是我小時候的月
那棵樹就是老家的迎客松
站在堅硬的岩石上

■洛木

傳奇

1.
他在後座的鐵架上，綁好
一座榮耀的沙巴克
後視鏡擋住風沙，也擋住
紅綠燈的倒計時——
那是法師在虛空裡，吟唱雷電術的
最後十秒
重鎧雨衣，被汗水浸透
老城區的九曲巷弄
正載入比奇野外
一隻敏捷卻疲憊的麒麟
在積水的深坑裡左右突圍
座下的電瓶車發出嘶吼
鏈條在磨損
鐵與鐵互相吞噬

2.
“您的訂單即將超時”
系統的提示音，是烽火台燃起的狼煙
兄弟們在微信群裡列陣
發送著路況、交警與雨勢的座標
沒有人能回頭
沙漏在背包底層，流乾了最後一粒沙
他想起十八歲那年的石墓陣
他也是這樣，按著快捷鍵
拼命往隊友身上砸去治癒術的白光
那時候他以為，只要藥水足夠
就能在屏幕的微光裡
護住所有人的一生

3.
高架橋橫截了落日，像一把折斷的屠龍
雨，終於把人間下成了一面鏡子
電瓶車在溼滑的邊緣側翻
保溫箱張開漆黑的口
吐出溫熱的排骨湯、散落的白米飯
那是一個陌生人，等待投餵的黃昏
他躺在橋墩旁，頭盔裡
只剩下自己沉重的、風箱般的喘息

■潘莉

夢境

用樹葉——藍色的、白色的
編成一張網。它似扁舟
順流而下，載我進入

另一個世界——光線
落到水面，又折射到牆面
比現實遲到四十年
我還在蓮花塘邊的學校跳橡皮筋

棄入水中的枯木
突然像水蛇一樣游動
追問：“生存還是毀滅？”
我的回答如詩——漫天旋轉的
蒲公英傘

渡河時變成魚
翻山時變成鳥
有本事你就來抓我
最危急的時刻——我還有最後一招
強迫睜開眼睛

醒來，危險解除
夢裡我說過的詩句消散
殘留兩行——天邊一彎淡月
夜和日是把剪刀，剪斷了
兩個世界

沒有太陽水了，也沒有祝福油
這具被風濕和超時費掏空的肉身
正緩緩沉入護城河的夜色
河水很冷，接住他時
既沒有爆出滿地的金幣與神裝
甚至，連一聲
怪物死去的慘叫，都沒有施捨

2026 年寄自紐約

■項美靜

2026 三行絕句

秋以紅唇吻我

那片遲遲不肯飄落的枯葉
是我心儀的書籤
翻開詩集，楓葉在指尖醒來

風的形狀

碩大的翅膀搗著
自由
在藍與綠的佈景間流轉

老眼昏花

誤把落葉視為飛禽
飄然的精靈
是我雙臂孵化的一隻歡雀

螢火蟲

點亮廊簷下的油燈
忽明忽暗，微弱的光
照著童年的憧憬

我的江南

茗溪在柳枝撩撥下醒來
那份慵懶極似臨窗梳洗的女孩
雲伸了懶腰，把這幅水繡定格私藏

閉 關

我是匍匐塵埃的一株還魂草
於檀香上打坐
將心安放

■鄭靖

帶著微笑面具的啞巴

出生於夏末
空氣薄膜裡
虛弱而熱情的小火球
快樂地滾動
撞擊 憧憬
破膜而出的世界

可這裡是冰川紀
只有漫天漫地的
暴風、怒雪和冰錐

暴風摀滅了你的火種
怒雪吞沒了你的火星
冰錐刺穿了你的火心
將微笑按在你
七孔流血的臉上

你用焦黑的啞嗓
用力製造無人收到的聲浪
一遍又一遍
拼命拍打這冰藍的
微笑面具

路過的好心人
要扯下這該死的面具嗎
哦，不
請收起殘忍的好心
那不是面具
那已是啞巴的臉

2025.5.31 端午夜，珠海

反向雕刻家

無聊樂園
跳繩的女媧甩出一地泥
過路的天神拈起一個
反反覆覆雕琢
泥人的神經

■琉璃

詩 不存在

空空裡 有詩
狗追著尾巴跑
尾巴 不存在

沙漠裡的倒影，找不到
落腳處
塑膠的毛巾，擰不出
一滴水

我在空谷喊叫
我 喊叫……………

妳喊叫什麼呀
詩 今天不在這
我們打烊了……

2026 年寄自新竹

刻成一條
細細的儀軌直到
不能再細
僅通此路

轉向泥腿
反反覆復雕琢直到
泥人無法站立

摳兩個眼窩
索性摘去瞳孔
糊上嘴巴

——隨手一拋
女媧腳下

哦，可憐的泥人。
啊，尊貴的女神！

2025.6.1 凌晨，珠海

■李斐

追思嚴力

.....

請還給我早晨叫醒我的那隻雄雞
那怕被你吃掉了也請把骨頭還給我
請還給我愛的空間
哪怕被你用舊了也請還給我

.....

——嚴力／還給我

八月十六日的追思會
八月十七日你的冥誕
在七十二年前說黃道
那年代生肖是否吉日
聽你大聲高喊(還給我)
想當年實是欠負太多
如今畫圖和文字有了補償
是你天賦和努力應得獎賞
今天你親愛親人和朋友們看
帶著共同悲哀心意來送行
夏日斜陽裡有人遠方而來
有人挾帶汗水友人湧動淚水
諸友次第站台緬懷大談往事
廳房氣氛沉沉佈滿故情
我凝視銀幕上相片過往
看你幼年與雙親互動中成長
暗中盤算年青有嗎上山下鄉
細視英姿爽朗踏遍大街長巷
把行為裝扮成藝術
將那年代日子添味入肚腸
逆向思維開拓思路新方向
攤手離開我從沒有預設想像
如此活力體能怎麼突然叫停
你雙手締結了海外一代新詩
我們青春換取當年創立開始
如今詩刊也可能相偕你而去
記得許多年前我們香港相逢
尖沙嘴天星碼頭附近小酒吧
看著海鷗在水上自由飛翔嗎

■河新

傷心的路燈

那忽明忽暗的路燈
親切地垂著頭
看腳下的你
間歇地收起橙色的光
不照亮你臉上
緩緩流下的淚滴
它筆直的腰
握緊你的手
和你停靠的疲憊
變幻的燈光
曾掩住你
和另一個路人
先後彎下腰
抽動著肩
又分次離去

2026 年寄自休士頓

一面在數著檯面木青島的空蹲
狂言胡說女侍應嫣然聽笑話
燈光代替陽光逐漸模塗海灣
黑夜撲面而來音律低沉似幻
互相對視高低脚步踉蹌分開
鳳飛飛甜美歌聲晚風裡說再會
“東方之珠”旋律黑幕中何日重回

2026. 8.17 日初稿・8.25 日重修

■沙瑪中華

錯過的風景

天邊懸著月
是抓不住的念
有人就這麼望著
一夜連一夜

我把心事寫進詩，卻怎麼也看不清
你隱去的輪廓

月光淌在湖面
伸手一碰，碎了滿池銀光

漣漪輕輕晃，像你當時的笑
詩裡記著往日
記載你轉身走遠的背影

再抬頭時，月還在天上
心頭還留著暖，也藏著疼

遠 去

你走的時候
沒碰桌上的水杯
只帶走了一把鑰匙

後來
綠蘿爬滿了窗台
老藤椅也習慣了安靜

我不再提天涯
也不問咫尺
只是每次翻開那本舊詩集
半截書籤
還會掉出昨天的嘆息

2026 年寄自四川樂山

■ 衛明

海口騎樓老街

海口騎樓老街，是騎南洋白馬過來的嗎？
那些西裝革履戴禮帽墨鏡柱文明棍的人呢？

這方水土看著有點洋歪歪的了，還是富不過三代。
他們駕雲駕鶴帶著他們穿旗袍的太太去哪兒了呢？

軍閥、商賈、唱戲的拉洋包車的小伙兒而今安在？
卜字先生算卦的摸骨瞎子們算得了命算不了革命。

那些中秋吃月餅賞月聽曲的時光呢？
那些電影散場出來手挽手浪漫的情侶呢？

革命是只笑面虎，改變了法則和原有的秩序，
使一些體面的人離開，丟了騎樓騎馬回南洋；

或更遠一個必須從零開始的地方。新的一代人，
我們，現在逡巡在街上，在每座房間進進出出。

在老郵局空曠的二樓上，我們倚窗坐下要了咖啡。
我從郵綠的牆壁、吊扇、桌椅聽到郵驛的馬蹄聲。

幻想著情有不甘又義無反顧一頭扎向遠方人的背影。
百年騎樓老街像主人走失而為陌生人領養大的孩子。

2026 年寄自重慶

■ 李福順

贗品

我時常在鏡子中
看到另一個我
一個越來越陌生的人

每照一次
都看他是否多了一些皺紋
多了幾根白髮
也照出他內心隱藏的冰山
照出茫然和失落

中年以後
不敢再照了
我已分不清鏡子內外
哪個是贗品

玻璃茶杯

可以一個下午，或者一整天
都保持著沉默
敞開心扉，透明，不藏著掖著
多像不善舉止的父親

父親愛好喝茶
祛除生活和身體裡的油膩
濃點也行，淡點也行
對撲面而來的日子也不挑剔

有一次，我打碎了一只杯子
碎了一地的石子和刀子
它們都硬氣地堅守著鋒利
沒有一塊是軟骨頭

■ 張青林

幻覺

在這裡我聽見的，遠非自己的心跳
是花草，看我的心跳
我走到哪，她們就看到哪
我未回頭
我只好把，一半影子，朝南
一半影子
轉向一路看我的人

田壟

沒人喊停，那片土地上萬畝麥子，就一直不停抽穗
抽不出晚霞不肯下山。抽出午後，一陣一陣清涼
抽到一條小河，露出了自己的石頭
從遠處看，田邊看麥子的人，也是一壟成長的麥子
她們是會說話的麥穗，會看雲。說遠方。目送飛鳥
有時會像麥穗一樣落幾滴淚
此刻，她們不抽穗，兩手空空
只比大片的莊稼，矮了三寸

存在

那朵山花的花期，與山下，
一條河流存在的時間，重疊部份
是我站在田野的一瞬間
你說：一個眼神的存在與消失，無關緊要
我不能確定，自己在某一個花期是否存在
我現在就站在河邊，我已允許一隻大雁從我頭頂飛過
允許一朵山花低下頭
不管你們是否看見我，我只知道
有一條河流，正在為我流淌

2026 年寄自合肥

■第一閑人

我走了

幾十年來
出門辦事吃飯
習慣說一聲
“我走了”
自去年大病後
她不讓再說
現在一般改成
我出發了

出行記

下雨天出門
平日常說樓下的站
也丟了一把舊傘
終歸是近
幾分種就在
空空的車廂裡
笑歪了嘴

口裡的故鄉

站在玻璃幕牆後
看著外面
耀眼陽光下的城市
想像著 39°C
走出去
會給我什麼印象
更難說
這個十字路口
我居然不知
它們分別通向何方
可這株洲
是我口裡的故鄉

2026.07.17

■譚冰

遺愛湖的風

遺愛湖的風，不疾不徐
從東坡舊詞裡，輕輕漫過堤岸
帶著湖水的清，帶著草木的軟
把一城煙火，慢慢吹暖
它拂過廊橋，拂過柳絲如煙
拂過人間尋常的笑語與安然
不喧譁，卻把鄉愁輕輕攬
不張揚，卻把歲月輕輕念
它攜著文脈，穿過千年時光
把非遺的韻，吹進尋常巷陌
把百姓的願，吹向遼闊遠方
每一縷，都是故土最溫柔的守望
風過無痕，卻留下滿心安然
風過有聲，是黃州最動人的呢喃
它吹綠湖面，吹暖人間
吹向歲歲平安，年年圓滿。

遺愛湖的雪

雪落遺愛湖，無聲也溫柔
輕輕覆蓋亭台，掩去塵世煩憂
一片一片，是天空寫給黃州的詩
一縷一縷，是歲月拂過心頭
雪漫長堤，銀裹柳梢
與東坡詞韻，靜靜相照
湖面凝霜，橋影輕搖
把千年文脈，悄悄藏進素袍
不喧不鬧，卻最動人
不染塵埃，卻最情深
這一場雪，落進湖光，落進人心
守住一城清淨，也暖住萬家安穩
雪落無聲，愛意有痕
願這潔白，鋪滿歲歲年年
願人間安穩，常伴春風

■趙華奎

棗花開

久等雨水不來的黃土地，仍在久等
那個寡婦久等不來心尖尖上的人

都一樣干涸的身體，乾涸的心情
乾涸的愛
無以回應這從容的節氣

天井深不見底，一旁是棵老棗樹
棗花開時
這孔窯洞前的光景便多了幾分生氣

風吹落了少許
撒在地上，像米粒

心懷荊棘

荊棘在心裡冒生
男人步入中年深處，不言參差的刺痛
與苦楚

被時間消費的軀殼越來越脆硬了
靈魂卻越來越安靜

人世如淬
沒有人願意把它們從火中救出來
一截一截存為木炭

芨芨草

野生之物，未必只有橫秋草木
在路邊兀自張望
風讓它們發出悲鳴，大地久旱的心語
偏帶你遇見
一個蓬頭垢面的人

他在路邊、土崖、溝坎處
尋一味草藥
說是可利尿，可清熱，可止血
非得以文火
煮水，才能逼得一株野草吐盡芳華

■黃勝源

十三定律 羊群效應

群眾的眼睛往往是盲動普信睜眼瞎
譬如跟著領頭羊或者領頭羚羊前進
一切都聽天由命，能跑多遠跑多遠
即便牠羊日的把你賣了也其樂陶陶

頭羊愛羊是絕對的真心，一如牠們
全心全意為羊民服務，所以作為羊
就要有羊的覺悟，緊密團結在頭羊
為首的羊圈周圍，才有青草嫩草吃

至於被薅羊毛被做成舌尖羊肉泡饅
做成翻毛馬甲羊皮襖子當歸羊肉湯
那不是傻逼羊該思考和能思考的事

所以讓你炒股你就炒股，讓你買房
你就買房，讓你節育你就節育讓你
多生你就要為天朝羊族培養後來者

十四定律 彼得原理

得了皇帝想神仙是永垂不朽追求
既得隴復望蜀的心態下貪心勃勃
從來不考慮自己是不是那塊料子
能力不夠關係來湊成了主流意識

從小的教育就是一門心思往上爬
所謂競爭與豬狗爭搶擠兌無差別
缺德文化已成一個時代的浮世繪
強勢群體管控了所有的生存資源

反正是做豬狗，那就要做更強的
在咬著拱著的人世間不能有溫情
善良和忠厚是懦弱無能的代名詞

禽獸不會因為你善良忠厚而感恩
所有的規則無不是用來欺凌弱者
來到這樣的塵世，只能自求多福

2026.04.25 湖南吉首

■閔泉松

溪水旁

(一)

一打開你平靜安穩的畫意
四季的味道便撲面而來
花綻放在晨曦
葉落向夕陽
風拂過夏日的正午
雪飄向冬夜的寂涼
溪水旁，溪水旁！
我聽見生命在悄悄生長

(二)

有園丁在辛勤勞作
呈現每一株花木最美的姿勢
有路標指向崎嶇的通途
引領目光
到生命最初的地方
溪水旁，溪水旁！
我聽見生命在悄悄生長

(三)

有旅人走過你的土地
或在花前交談經歷
或在樹旁梳理思想
他們的腳
沾著流淚撒種的塵土
他們的眼
閃著歡呼收割的淚光
溪水旁，溪水旁！
我聽見生命在悄悄生長

(四)

有羊群從曠野而來
在花鳥香語中停留、飲水
牧笛的聲音響起
牠們又繼續趕路
向青草地的方向
溪水旁，溪水旁！
我聽見生命在悄悄生長

■魏鵬展

潔淨之處，你 種了落新婦

風大，雪在下
山上沒有樹
沒有草
你沿著冰川往上走
風很大，雪在下
走到寧靜的國度
嚴寒之處
你堅信沒有腐臭
白茫茫，風蕭蕭
你在潔淨的雪峰上
種了落新婦

2026年8月30 深夜香港

(五)

有流星劃過你的上空
似回答
也似提問
在恩典的記號裡
留下創造與救贖的光芒
溪水旁，溪水旁！
我聽見那源頭
如一隻鴿子，從天而降

(六)

當慈愛伴著月光輕輕撫慰
大地入夢
溪水安詳
當溫暖隨著陽光悄然照亮
草木拔節
小鳥歌唱
溪水旁，溪水旁！
我聽見生命在潺潺流淌

2026年寄自多倫多

■謝勳

為你留個位子

——悼書友 Nick Calarco

書法課，昨夜
我旁邊的位子
空著
我忍不住
偶而轉頭
想看你專注的樣子

你說，拿起毛筆來
你的心瞬即
沉溺在漢字
四千年的深處
讓草書的節奏
駕馭著筆毫
在宣紙上隨著
深沉的摩擦
奏鳴曲前行

我常笑你
前世該是
張芝的小書僮？
懷素的小沙彌？
沈浸在線條
切割的
黑白世界裡

宿命如何安排
你總是慈悲以待
我抬頭仰望
書窗外的蜜薰峰
那座你心靈的歸處

千風拂過，我知道
你並沒有離開
我心中，將為你
在身旁留個位子

■張朴

五 月

試用完的退件
封上二十年透明膠紙
它摺過的簽名反轉
寄錯了嗎？
地址在我身上

第二十五小時

趁著轟炸聲未親吻
第二十五小時，還可轉身
撿起當初的眼神
即使影子早離我們去遠

當月亮瞋著太陽一面
突然迷路，深淵相連不斷
黑暗多如無物
卻是每克按量計算

誰先成柏林圍牆已不重要
誰敢先打破這邊日常
沒說的話，雀鳥孜孜翻譯
我們不懂，也不想聽懂

在這沒有過去的小時
世界終可沉沉入睡
別再獻給自己，誰能保證
第二十六小時會不會醒

2026 年寄自香港

一如往常
我們默默畫出線條
讓它們用心
寫出心中微微
起伏的密語

■老狼

夜光杯

我舉起杯就是江河
就是天蒼蒼野茫茫
夜光杯滿上的是三千里河山
而空出來的是一輪月影灑在滿床
我的影子倒在了酒的杯底
而我的憂傷
爬出來必是一匹野獸站在高高的山崗
酒讓你無法說出悲涼的故事
但它必然拍著萬物的胸膛
夜光杯啊
香醇的酒啊
你我的重逢
是啞者的無語
歷史上多少解不開的謎語：
多少封官加爵、披紅戴花
但又有多少冷雨、蕉葉
大道如青天
而酒是你必歸的故鄉小路

老 友

你的鈍刀
還是那麼沉
桃花是美婦人的天
一個秀才在沉船上打撈丟失的功名
莊子的棺蓋上
漂浮著雲水蝶夢
多少滾滾的長江浪
淘不上繡樓上的一只繡花鞋
白雲之上
鷹在大野盤旋
某年某日
你打馬從鋪滿鮮花的山崗走過
而駿馬的馬鞍上
竟然空無一人

2026 年寄自浙江開化

■仲秋

信手拈來

1. 精緻的垃圾

百貨公司的櫥窗裏
尤其週年慶
垃圾被分成好等級
型態完美如弱智

我們推著購物車
愚蠢擠著愚蠢
一副副高貴的靈魂
填滿垃圾的遺缺

2. 一群失智的老人

老人被安置在交誼廳
排列整齊
主辦人說：
“……今天加強互動關係……”

有人吃力在聽講垃圾如何分類
有人永遠學不會手指運動
有人無力抬頭
有人在做復健操
有人吟詩：
“重陽時節雨紛紛”

3. 磨剪刀

一大早
一位推著破車子的老頭沿巷叫喊：
“磨鉸刀！磨鉸刀！
磨菜刀！磨菜刀！
磨甲親像新ㄟ全款
磨甲親像新ㄟ全款
舍人欲磨無？
舍人欲磨無？”

“我”！
想不到
這古老行業
會將我磨回童年

4. 無聊的日記

日記上這樣寫：
晴，無雲
晴朗，不下雪
上午晴，下午轉陰
有雨，
多雲，晚轉雨
上午多雲，午後轉晴
颱風可能生成，
可能打擦邊球
……………
……………

又這樣過了幾天！

5. 你是什麼人

你是什麼人
菲律賓人？
但你的祖先不說英語
你是加拿大人？
但法文也是國語
你是新加坡人？
你骨子裏流的
是你最討厭的黃色血液
你說你是美國人
你全託胡志明的福

我是什麼人？
我說是龍的傳人
但有一個國家
會用龍的顏色和你爭辯宿命
還有一些思緒混亂的
說不出自己是什麼人

■應風雁

4'33"

天冷的連
風都鑽進塑膠袋裡
發抖
哆哆嗦嗦
新月
捻成低音譜記號
裹上枯葉捲成條毯子
4分33秒
蛇
暗夜遊行

2026.04.22 竹北市

(6) 彈琴的體驗

當我彈 Asturias 時
我儘量加快速度
及時趕回西班牙神話中
當我彈 Capricho Arabe 時
我要將吉他第6弦降為低音D
體驗從未被吹過的阿拉伯風
當我彈 Gnossienne No.1 時
一首浪漫主義的曲子
叫你內心不停顫抖
當我彈 Rescuados de la Alhambra 時
東方與西方的神秘色彩
氤氳在我心裏
久久不能放下

2026年7月於台北

天路-走馬 318

連綿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脈
蜿蜒盤旋的 318 線
“此生必駕”
興許我沒這壯舉
畢竟沒遺憾
八天七夜的觀花走馬
高反有一點
無礙
我佇立卡若拉冰川山口
海拔 5020 公尺
我吸了一口氧氣
腳下曾經的印痕
始終無法言喻
我們的笑語、驚嘆、打卡如似孩童般
沿拉林高速公路連接 318 公路
從拉薩、林芝、波密、山南、日喀則
看蜿蜒曲折的帕隆藏布江、雅魯藏布江
賞一回險峻嶙峋連雲
忽晴忽暗接續皚皚殘雪
讚美啊！天路景物怎能如此短暫
迴盪記憶的山川壯麗
卡定溝、羊卓雍錯、貢德林草原、巴松
措、然烏湖、來古冰川……
此生有幸登高遠眺峰峰雪色、碧湖幽謐
聽風吹來禪意
賞經幡簌簌颺飄祝禱
看古剎風貌、聽僧誦唸經文
天路——熟悉也陌生的疆域
我們乘風破浪而來
無憾！一趟青藏鐵路的讀寫
載著我們來一趟高原雪域的尋夢
沒白來，然旅程有限
但願此生再能走一回

盧梭橋漫步

今日天氣真好！盧梭
我也這裡漫步
看見你仍嚴肅的思考
那麼深刻的那麼廣泛的
終化作日內瓦湖面沖天的水柱
噴湧滔滔

今日天氣真好！盧梭
你懺悔之後是否意識到
你提著愛的燈籠道德的燈籠
是整個歐州的燈籠
將照亮圍攻和漫罵你的黑夜
是人類文明的理念在反擊

今日天氣真好！盧梭
我是想來與您攀談
你尚未涉及的許多命題
有人解答過總有幾分偏激
有的在實踐中越來越糊塗
請狠狠地敲醒我腦瓜

*在日內瓦湖畔的盧梭橋上，萬
花叢中，有偉大的思想家、教育
家、文學評論家盧梭的一尊銅像。
2002/5/26

悠然輕緩的旅程
遼闊無垠的青藏高原
那是海棠大地魂魄
問！耆老歲月能否再踩一回
天路的雪
天路的 318

A Stroll on the Rousseau Bridge

◎ 一刀 譯

The weather is truly fine today, Rousseau!
I, too, am strolling here,
Seeing you still deep in solemn thought—
Thoughts so profound, so far-reaching—
That finally transform into the towering
jet of water
Surging high above Lake Geneva.

The weather is truly fine today, Rousseau!
Did you realize, after your *Confessions*,
That the lantern of love and morality you
held aloft—
A lantern for all of Europe—
Would illuminate the dark night of the
attacks and vituperation against you?
It was the ideals of human civilization
striking back.

The weather is truly fine today, Rousseau!
I came hoping to converse with you;
Regarding the many propositions you left
unexplored—
Some answers given by others seem ra-
ther extreme,
While some ideas have grown muddled in
practice.
Please, rouse my mind with a sharp, re-
sounding wake-up call.

*On the Rousseau Bridge by the shores of
Lake Geneva,
amidst a profusion of flowers, stands a
bronze statue
of the great thinker, educator, and literary
critic,
Jean-Jacques Rousseau.

May 26, 2002

*2026 年 3 月 6 日-14 日遊西藏後記·桃園市

風雪深處，他以其它格式回應

◎劉旭鋒

——淺析魯鳴詩寫作中的時間逆流與沉默回聲

讀魯鳴的詩，像是在某個黃昏的咖啡館裡，聽一個走過很遠路的人安靜地說話。他不抬高聲音，不刻意製造懸念，只是平平地講著，但你聽著聽著，就發現心裡某個一直繃著的弦鬆了，又或者，是另一根被輕輕撥動了。這種閱讀體驗很奇特，你明明在讀一個陌生人的心事，卻總覺得那些句子裡有你自己說不出的話。

魯鳴的知識結構是豐富多彩的。他同時擁有哲學、藝術、社會學、心理學的進修經歷，這種知識層級跨度較大的生命軌跡，讓他的詩擁有一種罕見的質地，多維度的思辨深度。他的文字，既有東方的含蓄內斂，又有西方現代主義的冷峻銳利。他用一種極為鬆弛的語言，去包裹那些極為鋒利的思想。詞句之間像是有呼吸的空隙，你讀進去，不累，但每個字都會在腦子裡待很久。這種“鬆弛的鋒利”，大概是魯鳴詩最迷人的地方，他不像很多詩人那樣把句子擰成麻花，逼著你去解，他把句子攤開，平平整整地放在那裡，但你細細一讀，發現每一句都帶著刃。

讀他的詩，最強烈的感受是他在處理一種“倒著活”的時間觀。時間在魯鳴筆下從來不是直線前進的，它更像一條暗河，表面上平靜，下面卻有無數迴旋的支流。《其餘的日子》裡有一句直接點破了這種時間感：“這是美好而倒著活的日子。”倒著活，就是把每一天都當作重新開始，把未來當作過去來重新佈置。詩裡寫“有些地方我還會再去，佈置一新”，這不是簡單的故地重遊，而是一種主動的、有意識的“重新安置”。一個人到了某個年紀，不再被時間推著走，而是轉過身來，把自己從前走過的路再走一遍，但這一次，是帶著新的目光。這種“倒著活”的姿態，讓魯鳴的詩既有回憶的溫暖，又有某種冷靜的距離感，他在看自己的過去，像在看

別人的故事。也正因如此，他能寫出“只要提起我的名字，風就會來，雪一定很過癮”這樣舉重若輕的句子。名字，風，雪，三個簡單的意象，卻包含了人與世界之間那種細若游絲卻又不可斷裂的聯繫。這種聯繫不是被熱烈宣告的，而是被安靜確認的。《其餘的日子》裡還藏著一個更深的悖論——“過一種至純至淨的頹廢生活，獨立自主。”頹廢和獨立自主放在一起，乍看別扭，細想卻無比精準。他說的“頹廢”不是消極沉淪，而是一種從社會慣性中主動抽身的決斷，一種對“必須怎樣活”這種集體焦慮的溫柔抵抗。一個人能在生命的“其餘”階段，把日子過成自己真正想要的樣子，這本身就是最大的獨立。魯鳴在這裡展現的，是一種“反向生長的勇氣”，當所有人都在往前趕路的時候，他選擇停下來，把走過的路重新打量一遍。

與此同時，魯鳴的詩始終迴蕩著一種對“沉默”的深刻尊重。他不怕沉默，甚至在某些時刻，他更信任沉默勝過語言。《一個人死了》裡反覆出現的那種“說不出的痛”，不是詩人詞窮，而是他清楚地知道，有些東西一旦說出來就變輕了。“一個人死了，你說不出任何話來”這個開篇近乎粗暴，卻極其誠實。我們面對死亡的時候，大部份時候真的就是這樣，腦子是空的，心臟是痛的，嘴上卻一個字都蹦不出來。詩裡的人“心臟痛得很厲害，獨自下樓吃了麵包和牛奶”這種描寫太真實了，真實到讓人心疼。真正的悲傷從來都不是哭天搶地的，它是你心臟絞痛著，卻還是平靜地吃完了一頓飯。魯鳴有一種能力，他總能在最日常的細節裡，把那種致命的痛感不動聲色地塞進去。而“順著小鎮中心，走了一圈又一圈，就把他給忘了”，這裡的“忘了”特別耐人尋味。它不是真的遺忘，而是一種被生活裹挾

著的、無可奈何的放下。你繼續走路，繼續吃飯，繼續過日子，但那個人留下來的空白，像空氣一樣填滿了你的每一個角落。魯鳴不歌頌這種“忘了”，也不批判它，他只是精準地把它呈現出來，然後讓你自己去感受其中的複雜滋味。他在這首詩裡沒有給出任何關於死亡的答案，但他給出了面對死亡時最誠實的反應，不是嚎啕，不是哲理，而是“心臟痛得很厲害，然後下樓吃飯”。這種誠實，在詩裡比任何華麗的修辭都更有力量。它讓我們看到，一個成熟的詩人不需要故作深沉，他只需要把最真實的身體反應寫下來，那種痛就自己站到了紙上。

更深一層來看，魯鳴的詩始終在處理“在場與缺席”的辯證關係。他常常把自己放在一個“缺席者”的位置上，但這種缺席恰恰構成了一種更深刻的在場。《心靈獨語》裡那句“我在熱鬧的地帶上永久缺席”，幾乎可以看作他的精神自白。在一個所有人都爭先恐後地刷存在感的時代，魯鳴選擇退後一步。“我的耳根上沒有沉甸甸的珠寶，我不想招搖過市”這不是清高，而是一種清醒的自我定位。他知道熱鬧是怎麼回事，也知道自己在熱鬧之外能做什麼。“文明懸浮著，食盡人間煙火的風氣，隱居未來”，“懸浮”這個詞用得極好了，文明像是懸在半空中的東西，夠不著，落不下，而那些“食盡人間煙火的風氣”他選擇“隱居未來”去避開。不是隱居山林，是隱居未來，這個說法太妙了，未來成了一個可以藏身的地方，一個比現實更值得去的地方。而全詩最驚豔的轉折是那句“當你發現我身為黑暗，你是我的同謀”。黑暗不再是負面的意象，而是一種身份，一種選擇。你看見了黑暗中的我，你就成了同謀——因為我們共享同一種不被理解的處境。這就像在黑夜裡，兩個人同時睜開眼，彼此看見了對方，那一瞬間，黑暗就不再是孤

獨的了。同樣，在《其餘的日子》裡，“我給你留言，你沒有回音，這就是最好的存在”，這種對“無回應”的坦然接受，其實是對“存在”本身的重新定義，存在不一定要被看見、被回應、被確認，它本身就是充足的。魯鳴的詩裡反覆出現這種“不在場的在場”，彷彿是他在告訴讀者：真正的聯結，往往發生在語言夠不到的地方，發生在熱鬧夠不到的地方，甚至發生在時間夠不到的地方。

而最讓我著迷的，是魯鳴詩中那種對“虛構與真實”邊界的反覆試探。他好像總在提醒我們：你信以為真的故事，可能只是我編的；但那些看似最虛幻的東西，往往又承載著最真實的情感。《黑衣男人》就是這方面最精彩的示範。

“我們之間的離奇故事是我編寫的，我在山村裡製造了情節，靈感全部來自我們的黑衣”這幾乎是詩人自己跳出來承認：前面那些相遇、分離、重逢、布拉格的回憶、小旅館的黃色絲綢，可能都是虛構的。但奇怪的是，當這個虛構被揭穿之後，詩裡的情感反而變得更加真實了。“你開懷大笑，讓我突然發現自己長高了結實了”一個編造的故事，讓講述者和傾聽者都獲得了真實的成長。這就把“虛構”的意義徹底翻轉過來了。虛構不再是虛假，而是一種創造真實的手段。詩的最後，魯鳴把所有“流傳的故事”都歸為“所謂後現代精神的翻版”，說它們的“格式語氣都一模一樣”，但“唯一沒有變化的，是我們彼此的黑衣，以及我們相擁時激動的眼淚”。在所有可以被解構、被複製、被質疑的東西之外，總有一些東西是堅硬的、真實的、不可替代的——那件黑衣，那滴眼淚，那個擁抱。魯鳴不迷信故事，但他相信故事能帶出真實；他不迷戀抒情，但他尊重眼淚的溫度。這種對“真”的執著追求，讓他的詩即使在最抽象的時候，也始終緊貼著生命的肌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虛構與真實”的辯證，恰恰也是魯鳴對自己創作狀態的一種隱喻，他說過“很多時候都不知這些文字是如何湧現成作品的”，詩的誕生本身就帶著某種神秘性，它像是從黑暗

裡自己長出來的，而你無法追問它究竟是真實還是虛構，因為它早已超越了這種二元對立。

讀魯鳴的詩，還需要留意一個更深層的背景，那就是他橫跨東西方的生命經驗。這種經驗沒有讓他變成那種堆砌異國情調的詩人，反而讓他獲得了一種更冷靜的觀察距離。他寫《黑衣男人》時，布拉格的小旅館和山村的製造情節並存，不覺得突兀，因為在他的精神版圖裡，東西方從來不是對立的，而是交織的、互相映照的。《一個人死了》裡那種對死亡的直面，既有西方存在主義的冷峻，又有東方“視死如歸”的淡然。他像是一個站在兩片大陸之間的人，兩邊的風都吹過他，他兩邊的語言都聽得懂，所以他的詩裡沒有那種文化隔閡帶來的生硬感，一切都是融合的、流動的。這種視野讓他的思考既不局限於某個地域的語境，也不迷失在過於抽象的概念裡，而始終保持在“人的基本處境”這個層面，無論你來自哪裡，你都逃不開生死、孤獨、時間、記憶這些命題，而魯鳴寫的，恰恰就是這些東西。

回看這四首詩，時間跨度很大，但貫穿其中的精神線索卻異常清晰：從《心靈獨語》裡那個主動選擇黑暗的青年，到《黑衣男人》裡那個坦然承認編造故事的中年，再到《其餘的日子》裡那個“倒著活”的智者，魯鳴始終在做同一件事，在紛繁的現象之下，打撈生命最本質的東西。他不給你答案，甚至不承諾方向，他只是誠實地展示思考的過程，展示一個人如何在漫長的歲月裡，與自己的孤獨和解，與時間的流逝和解，與那些“說不出的痛”和解。他的詩裡有一種罕見的耐心，一種不急於下結論的沉穩，就像一個老木匠在慢慢地打磨一塊木頭，他不著急把它變成什麼，他只是相信，磨著磨著，木頭自己會告訴你它想成為什麼。

他的語言始終保持著一種恰到好處的鬆弛。不咬文嚼字，不掉書袋，哪怕他明明學貫中西。那些哲學的思辨、心理學的洞察、跨文化的視野，都被消化成了最樸素的話。這種樸素是一種高級的樸素，是“繁華落盡見真淳”的那種樸

素。讀他的詩，你會覺得那些句子是從生活中長出來的，不是從書本裡搬出來的。他用“麵包和牛奶”寫悲傷，用“兩棵樹的小站”寫重逢，用“鬼巷交錯”和“墓碑上長出的青草”寫靈魂的迷宮與重生。這些意象都來自日常，卻被賦予了超越日常的重量。他的比喻感是清晰的、可感的，不需要你繞很多彎子去理解，但理解之後，你會發現那層意思底下還有一層，再底下還有一層，像剝洋蔥，但不辣眼睛，只是讓你一層一層地看見更深處的東西。我想，魯鳴的詩之所以動人，歸根結底是因為他敢於誠實地面對生命的複雜。他不逃避黑暗，不美化死亡，不迷信語言，也不放棄語言。他在熱鬧中保持缺席，在虛構中尋找真實，在“其餘的日子”裡活出了一種逆流而上的從容。他寫的不是“詩”，而是一個人如何在漫長的時光裡，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詩。我們讀他的詩，其實是在讀一個靈魂的樣本，看看一個人如何在經歷了那麼多之後，依然保持著對世界的敏感，對生命的敬畏，以及對那些“說不出口的東西”的，持續的追問。那些追問並不尖銳，不咄咄逼人，它們更像是一個人深夜醒來，對著窗外的月光輕輕問出的問題，不期待回答，但問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回答了。

2026年寄自成都

恐怖的行動

Spooky Action

今晚我想用盡所有的詞彙。
用詞語打開話語中的後座。
用詞語擴展和放大整個迪斯科之夜。
忘記白晝，我更喜歡黑暗的溫柔。
更喜歡夜晚的太陽，當話語喚醒
水下逆流中的一個流銀影像。
我現在正在用盡所有的詞彙。
今晚，我如天空一般，條紋斑駁。
身體漸行漸遠，融入一個昏暗的詞語。
安靜，親密，彈跳，激發我內在的
魔力。
像動詞一樣被釋放。
自由旋轉，迪斯科，走開，毀掉。

狂喜及其變奏

Ecstatic Joy and Its Variants

無疑這不僅是關乎看你裸舞

它也關乎天空和在暗淡的遠方
一個孩子聽到的馬勒

無疑悲傷永遠不會離去，而那音樂
以其深沉與霓虹治愈了夜晚

無疑凌晨三點暖氣片的微光，
一連串的詢問，紀念品，一個給陽光
的簽名

哦，散落的髮夾、話語與水的床
笑聲、脫口而出的評論、干涸的血的床
雪松樹枝、針孔光、萬物的音樂的床

無疑這關乎泉水噴湧，

沒有特定目標的懶散漂流

就像那些古老的爭論，人類，它們
怎樣押韻，
口吃，迷失
這也關乎與死者的對話，
唯一誠實的關於沉默的定義。

你肯定沒有聽我唱出的詞句

關乎我生命的最後一天，血的贈禮，
那完美的文本

難道我豎琴上所有的聲音不是為你
而奏響嗎

如同一道穿越天空的縫隙，閃光，
某時的青春，
這肯定關乎你對我所做的那件事

那些連音樂也未曾觸及的地方

而在我的憤怒中，我是永恆的，
因為我愛，我在這裡

但心在某種意義上 遠離我，漂浮在那裡

But the Heart in a Sense Is Far from
Me Floating Out There

抓住所愛之人的來世，那是
唯一屬於你的東西

抓住後院中的任何魔法，在那裡
我們埋葬了我們的思想，世間的事物

世間的事物，如同世界的來世
埋葬我們環境的外在性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
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
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
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或用
Zelle / Paypal 支付：
tchanw@gmail.com

感謝 方壯霆 \$200
阿黛 \$100
于中 \$200 **支持**

從來世中提取骨骼是對的，灰塵
收集鞋子，來世的遺物

在詩中開一個洞，和來世
玩捉迷藏

用天空重建我的房子，讓我的記憶
模糊成歌曲

讓我的頭飾大小合適
向活著所愛之人的虛無致敬

所愛之人的人性，所愛之人和
夜空

漂浮在那裡的形狀化作所愛之人，
抽象的，總體的。

肖恩·休伊特詩選③

◎ Angel.XJ

■ A. R 安蒙斯

◎張彭飛 譯

插 曲 Interlude

走向一抹抹溫暖燈火；
走向沉睡中靜謐的環路；
輕輕推開那扇門，走進去吧。
踏著沾滿晨露的鞋子，穿過濕潤的草地
走向河流，走向蜿蜒的河灣，走向
低矮的堰壩——
他在那裡嗎？

看，垂柳在微風中輕輕搖曳，
水面浮著淡淡的鵝黃花粉，
那是他留下的狡黠痕跡，
像星塵般閃爍，悄然飄散；
是他總在你抵達前就已遠行的身影。

轉身吧，請跟隨岸邊飄落的葉子，
穿過蘆葦叢，那裡有白骨頂雞與田鼠
安家築巢。
找到那座鐵橋，勇敢地跨過去。
走向教皇田裡的雲雀，
俯身輕嗅紫羅蘭與白芷花的芬芳。

走向山楂樹，為那被帶走的孩子輕輕
叩門；
走向聖櫟樹深處——
他在那裡嗎？

說吧，寶貝親愛，我夜夜研讀這座
公園的聖典
熟知它的暗語，它的沉思；它的幽
魂；它的遊魂
那些守衛，還有門房裡跳動的火焰。

即便如此，請繼續前行——
走向那空曠而破舊的營房，
牆垣斑駁，雉堞被烏鴉啄蝕；
走向球場旁的停車場，
車燈靜靜亮著，引擎已熄，

擋風玻璃上蒙著一層薄霧。
站在樹影後的寂靜之地，
彷彿置身於等待與回望之間。

看，那個男人如天使般掠過窗前，
向每一扇窗溫柔致意。
看玻璃緩緩降下，
儀表盤的光暈照亮一張張安靜的臉龐。
但請小心，他們中或許有人是守望者，
正默默注視著夜色。

快些，跟上那盞顛簸上山的自行車燈，
奔向那些佇立的暗影
是他嗎？在山楂樹下，

手持打火機，夾著香煙，
戴著面具？
不是他，但不妨牽起他的手。
對他說：來吧，我們一起去找他。
小心腳下，穿過泥濘的小徑，
穿過荊棘與犬薔薇交織的灌木叢，

走向那隱秘的洞穴，
走向緩慢交纏的身體，
走向低語般的呻吟與呼吸，
走向那些睜著的眼睛。

凝視著散落的紙巾，和被磨出
痕跡的地面。看那個男人，就在那裡，
彎下腰，將內心的沉重傾瀉於大地。
向他展露你的傷痕吧，你這陌生朋友

說嘛“嗨 陌生人”請證明我的存在
告訴我，寶貝親愛，我是否也如你
一般
只是一個游蕩的幽靈？

讚美詩 (三)

極致的時刻

非同小可

當團塊逐漸凝固在
外側軀幹

體溫撤離

哀悼
變弱的駐軍：脈搏

鬆開我的舌頭吧
來歌唱一些可能的

變化

它們或許能拯救

或許能在穩固的短語裡
鳴響每種天空

喪鐘，以及我躁動的眼
迎接你
來斷言我的存在

懺悔的神父
你的愛之重新論證的歌手

家

死於到達的時刻

大地有許多秘鍵

The earth has many keys (1775)

大地有許多秘鍵
哪裡聽不到旋律
哪裡即未知的島嶼
美成之於自然

卻將桑田和
滄海見證
而蟋蟀的啼鳴
是我最動情的輓歌

美——刻意不得——

Beauty – be not caused – It Is (654)

美——刻意不得——
你追它，她逃匿——
你放棄，她停留——

逐獵——千折百曲

於草浪中——當奔跑的風
將纖指輕弄——
上帝成心教你
永不得逞——

真理千萬別直說

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 – (1263)

真理千萬別直說
要拐著彎說——
太耀眼了我們吃不消
正如驚玄的閃電
要委婉地
講給孩子們聽
真理得慢慢地釋放光芒
否則會亮瞎眼睛——

所謂詩人

This was a Poet – (446)

所謂詩人——
就是
萃取奇崛之意
從平凡詞語——
玫瑰香精那般馥郁

即出自凋零在家門口的
常見草木——
不由地問，緣何不是我們——
捕捉到的它——先一步——

披露——那些個意象——
而是詩人——是他——
教我們——寒碇得
沒有邊涯——

一筆——不自覺中——
打劫而來——傷害——
不著他——且
歸了他的——財富——
在時光——之外——

大地的歌吟永遠 也不會消亡 ◎趙倏

《斐多篇》記述了蘇格拉底生前最後一個下午，與弟子們對話的情形，斐多的一句“我相信，柏拉圖病了”，頗值得玩味。柏拉圖作為“記錄者”，既“在”又“不在”的境況，並由此引發的不確定感為斐多篇注入了恆久的詩意。希臘語中，詩人與造物者同源。探求真理是詩人與生俱來的使命。而狄金森便是這樣一位詩人，她選擇傾聽萬物，對話萬物的方式“創造”詩與存在。

《大地有許多秘鍵》是狄金森全集的第1775首。這首詩裡，她依然保持著傾聽者的姿態，以獨有的方式去傾聽“聽不到的旋律”，去尋覓“未知的島嶼”，這難以抵達的存在。她明白，美，“千折百曲”，“刻意不得”，深知“美成之於自然”，在千山萬水之中。然而美，深藏不露，往往被遮蔽，且只把“秘鍵”交給懂她的人，惟有他們可以打開天國遺落在人間，關在潘多拉盒子裡的希望。詩第二節中，“her”一詞反覆出現三次，究竟指的是大地、是美還是“她”？或許三者兼而有之。傾聽過後，詩人“回應”以蟋蟀的啼鳴，“我最動情的輓歌”。抽象之存在躍入眼前，“聽不到的旋律”縈繞在耳畔，“未知的島嶼”在時間中流逝成已知，而“大地的歌吟”，隔空的回響將永遠回響。譯詩中隱去三個“她”，將末句譯作“我最動情的輓歌”而不是“她的輓歌”，除卻語言習慣及詩意多涵的考慮之外，更是對狄金森真理觀與詩學觀的重塑。

狄金森對存在與美的領悟深刻而獨到。“秘鍵”“聽不到的旋律”與“未知的島嶼”，都以“不存在”的方式存在著。存在與不存在，相悖又相依。但是，在狄金森的筆下，通往不存在之存在的路徑卻清晰分明，可波瀾壯闊，歷經桑田滄海；可如蟋蟀啼鳴，平常到難以察覺但永遠不會終了。真理亦如是。真理是“驚豔至極”，“耀眼的讓人吃不消”，甚至會“亮瞎眼的”閃電，唯有“拐著彎”、“委婉地”、“慢慢地”釋放光芒才能抵達。無獨有偶，尼采也認為，“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地接近自己的目標，一切筆直都是騙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彎曲的，時間本身就是一個圓圈。”所以，“真理最好別直說”。一如美的“千折百曲”，真理亦“千曲百折”，直叫人懷疑它的存在。不由得想起博爾赫斯的那句“死亡，就是水消失在水中。”“死亡”之水以“消失”的方式在水中永生。萬物依然是萬物的終極歸宿，從初生的那一刻起，再難停歇，緩慢而執著地走向歸處。通往存在之過程始終與「非存在」對話，只有

在歸處才會明白，經歷了怎樣一個詩意之旅，“聽不到的旋律”也是一種旋律。

憑何抵達自己？在狄金森看來，詩人，一定是離美與真最近的人。在《如果我來列一份清單》裡，她將“詩人——排在第一”，只有詩人“消費得起太陽”那是來自天堂“多麼不易的恩典——”；在《所謂詩人》裡，狄金森繼續對美與真深入思考，曲折、高貴，得之不易。“所謂詩人——／就是／萃取奇崛之意／自平凡之詞語——”；詩則是“玫瑰精油”是詩人“打劫”來的一筆“財富”，它不屬於詩人，又非詩人莫屬，它是詩人“打劫”的結果，也是詩人天才而不朽——逍遙於“時光之外”的“創造”。詩，以不斷超越詩人的方式奔赴詩。詩人卻還要憑借隱秘而平凡的詞語，“拐著彎”，與詩對話，覓心之所繫，直至遁入一首永恆之詩。

追尋“她”的心思，傾聽“她”的傾聽，隨“她”深處的振動而振動。

“她”是大地，是美，是真，而擁有“秘鍵”的“我”，作為“她”的譯者與“她”共寫存在。譯者與作者，譯詩與原詩難辨彼此，“永恆之詩”再生為“永恆之詩”，吟詠著“最動情的輓歌”。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及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對〈我為什麼寫詩〉的賞析 ◎盛坤

〈我為什麼寫詩〉／非馬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寫詩
只知道寫詩使我富裕
享有——不是佔有——
整個
沒有通貨
卻不斷膨脹的宇宙

天空上——
飄逸恬靜的白雲
輕盈歡叫的鳥雀
低吟的清風
溫柔的月亮與數不勝數的星星

大地上——
高山小丘平原溝壑
蔥蔥郁郁
大海小溪湖泊池塘
淙淙涓涓
燦爛盛開的花朵
搖曳生姿的綠葉
小孩純真的笑聲
小貓小狗小雞小鴨小鳥的蹦跳與鳴叫
都是我生命的財富

當然還有
猙獰的黑雲
霸道的老鷹
咆哮的狂風暴雨
默默凋謝的花朵
隆隆的炮聲
淒厲的哭聲與嚎叫
這些使生命更立體更真實的
陰影
豐富了詩
也堅定了我

其實不是我在寫詩
是詩在寫我

非馬先生的詩通常較短，而這首卻是比較長的一首抒情詩。有較多文字支撐，使之有血有肉，這樣可以能更好地說明

主題，並充分體現詩人的思想感情；這裡沒有刻意轉彎的描寫，而是用層層鋪墊的意象，以及非常樸實、純真的語言，回答了一個詩人常常忽略的問題：寫詩，是為了什麼？

這首詩分為五段，層次清晰，結構完整，情感遞進而不斷升華。

首段以自問自答起始。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寫詩
只知道寫詩使我富裕

寫詩，我不知道，又為了什麼，連續用了兩個直接提問。詩人其實並非真的不知道，而是有意地用了一種具有哲理的表達方式。記得非馬先生曾說過，寫詩未曾掙過一角錢，顯然與名利不搭邊。

享有——不是佔有——
整個
沒有通貨
卻不斷膨脹的宇宙

而是直接自答：寫詩就是能讓我富裕，享有宇宙。可謂全詩的點睛之筆。“享有”與“佔有”雖只有一字之差，卻體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態度。對整個宇宙物理層面據為己有，既不現實也不可能；而“享有”則是一種欣賞、心靈層面的擁有，該是何等的精神境界！

“沒有通貨／卻不斷膨脹的宇宙”更具想象力，“通貨”本是經濟學詞匯，巧妙地移植於詩中，並與“宇宙”形成反差，讓人耳目一新，聯想到詩人曾寫過的詩“大餅”，說明精神層面的財富，越是分享，就越會不斷擴展。

第二段，描寫讓詩人富有的宇宙是個什麼樣子，先寫：

天空上——
飄逸恬靜的白雲
輕盈歡叫的鳥雀
低吟的清風
溫柔的月亮……

讀詩小記

◎張莖

——介紹項美靜的三首小詩

夏日慵懶的夕陽下，在窗台前隨意展讀一些詩集、詩刊，那些魔幻的詩句總會像靜電般觸動我。

此時正好有三首出自項美靜之手筆的詩，以玫瑰為核心意象，分別從愛情的溫柔、青春的短暫、以及佛理“色即是空”的哲思切入，深深吸引了我。

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分析賞讀。

〈玫瑰物語〉

這首詩以“蝴蝶偷吻”起筆，輕盈而帶有窺探的詩意。玫瑰在此既是愛的客體，也是主體的投射——“托腮望我的模樣”將花擬人，而“怕採摘時／情，會刺傷你的手”則翻轉了玫瑰刺的傳統意象，從防衛轉為對愛人的溫柔顧慮。末段“花瓣上，有你愛過的痕跡／刺出的血，是我這生最用心的一幅彩繪”將愛的傷痕與創作並置，血與色彩交融，淒美而莊嚴。這是一首以痛為顏料的情詩。

〈花季〉

“以血喂你，便以燦爛的笑靨饗我”——這句將獻祭與回報寫得極為濃烈，玫瑰的綻放彷彿是對養分（或愛）的等價交換。然而“花瓣紛飛，飄落／無聲／是時間的腳步”急轉直下，燦爛瞬間歸於寂靜。全詩以“意亂情迷”始，以時間的無聲終，呈現青春與愛情最美的片刻即其消逝的過程，餘韻帶有淡淡的物哀。

〈色·空〉

此詩最富禪意。從“瓦當下，玫瑰倚著頭”的具象，過渡到“把誓約烙在我指尖”的觸覺記憶，再進入“痛，多少次才能煉血成丹”的修行意象。詩人將“莖”的不可掌握與“飲食男女”的慾望對照，最終以“垂首，以裸露的蕊示人／色，即是空”作結。玫瑰從魅惑的色身，到夕陽下低垂、裸露花蕊的姿態，完成了從“色”到“空”的轉化——最美的綻放，亦是無執的放下。

三首詩由情入理，由絢爛歸於空寂，構成一組完整的玫瑰敘事。

6.20.2026, Tracy, California

白雲、鳥雀、清風、月光和星星，這些都能讓人看得見、聽得著；“飄逸”“輕盈”“低吟”“溫柔”等詞語，還可以感受到自然景物的人格化情感，這可是一幅實實在在的多維畫卷啊！

這裡用了兩個長短相間類似於俳句與東方詩意的描寫，古樸典雅、詩情畫意躍然紙上，猶如身臨其境。

第三段，視線由天空轉為大地——

高山小丘平原溝壑
蔥蔥郁郁
大海小溪湖泊池塘
淙淙涓涓
燦爛盛開的花朵
搖曳生姿的綠葉……

幾乎概括了所有山山水水，陸地平原、花草樹木，動態的還有：頑童的笑聲、小貓、小狗、小雞、小鴨和小鳥的蹦跳與鳴叫，構成一個多麼生機盎然的大千世界。

從自然到人間，層層鋪設展開，一連串的排筆，傳統現代、清新生動，活靈活現，好像觸手可及。最後一句：都是我生命的財富，充實了“寫詩使我富有”這一主題，首尾呼應。

第四段意為轉折，這裡“當然”這個詞用得最恰當，承上啟下，既順其自然，又加重了語氣，起到了過渡的作用。

掙掙的黑雲
霸道的老鷹
咆哮的狂風暴雨
默默凋謝的花朵
隆隆的炮聲
淒厲的哭聲與嚎叫

這些意象與上述兩段形成鮮明對照。就是說，只要有陽光，就必然伴有陰影：黑雲、狂風暴雨、炮聲、哭聲與嚎叫；這樣，生命

才會更立體更真實。好像是人，不單只有喜、樂，也會有怒、哀一樣；否則這首詩也不會完整。這可以看作是詩人，對其陰影一面的揭示與批判；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其實也是作者內心的獨白，甚至是吶喊！“也堅定了我”最後一句達到了詩的情感高潮。

尾段：

其實不是我在寫詩
是詩在寫我

緊扣主題，也是思想上的升華，堪稱最富哲理的結尾。詩人與詩已經融為不可分割的一體，生活即詩，已成為生命的一部份。

非馬先生是世界著名詩人，而筆耕不輟，他為什麼寫詩？答案一目了然。題目（我為什麼寫詩）用括號，是我第一次見到的標題形式，覺得很新穎。是自問，也是內心獨白，詩的開篇恰好與之呼應；隨後展開步步深入，結尾作答，詩人與詩融為了一體。另外，幾個破折號——，用得恰到好處。這首詩既有現代詩自由開放的表達，又有東方詩傳統的意境韻味，有聲有色，詩意餘味很濃。寓意深刻，又無說教。

閱讀這首詩，讓人感受到詩人面對人生的胸懷與境界，一首詩的真正價值，在於它能陶冶情操、洗滌心靈，不能佔有宇宙，卻能讓人享有宇宙。

2026年8月8日

冰中飛旋的花，無處不留印記

——詩人冰花詩藝術評析 ◎陳亞平

激發詩人抒情創造力的，是情感的意境與視覺語言；開掘讀者感受模式與感知潛力的；是審美的語境與想象的突破。這是我讀冰花詩的結論性印象。她詩富於動感跳躍的主題結構和變化多樣的題材處理，形成了詩性邏輯的一種張力結構。

一、冰花詩的想象式抒情方法

詩的想象在抒情詩類型中，發展出了特殊的領域。抒情詩的內容構思不是擴展客觀實體情節，而是構思主體的認識、想像、情感世界。抒情詩是與心靈的感受內容一致的。因此，抒情詩包括觀念認知的形式所抒發的感情、世界觀中的感想、體驗，不是客實體所關聯的內容，而是有著情感性思考力的詩性機制我在觀察和分析冰花詩中感悟到，感情，是處在感理智一智混合的意識空間中。表面上，情感和理智是對立的兩極，可是，在觸感性的某個情形下，情感產生的那種中介——感受、感遇、感懷、感觸，都是一種能夠駕馭理智發生某個突變的先決因素。因此，情感可以在內源性功能上，與理智交替地同構或者做出超越性的變構。這個情境下，情感既是觸感，又是意識。試讀冰花詩句：

“早春／
把狂跳的心
裝入信封
羞到信箱”

“如果今晚
你不能入我夢鄉
我的愛會放飛星星
送去特許的通行證”

“用峽谷做畫盤
用雨水做顏料
把天空當畫布
用狂風暴雨做刻刀”

可見，抒情主體，完全可以借助敘述節點中的想象式抒情方式“放飛星星／送去特許的通行證”，來喚起某些對應的觸感印象和知覺的情感渴望。詩創作活動表明，在詩性敘述的功能中，情感特質的伴生性思考和情感特質的啟導性意向，在文本表達層面的展開中，完全可以生成一種非線性的詩性機制。因為冰花的抒情結構首先是用想象力來制導情感的抒發線路。這就與通常沒有形象直觀的抒情敘述，產生了本質上的區分。另一方面，詩人冰花擅長在日常生活經驗中，塑造帶有微妙美感同時兼有曲折思辨的詩性構境。近幾年的標誌性詩風，她吸收了及物詩和具體詩的創作經驗和素材取向，對詩的表達效果，採用了帶有複調元素的構思基調和差異化的構句手法。例如詩句：

“如果我愛你
就先把自己的羽毛
長成翠綠色
融入你的色彩
成為你翠綠的一部分
如果我愛你
就先把自已變成百鳥之王
待鳥兒
朝我飛來時
帶領它們飛落你的肩頭”

二、冰花詩歌的哲思式構句方法

詩意與哲思是潛在互助的。有時，詩可以用感性來豐富理智的內容，有時，哲思又可以用理智來激發感性的直覺。冰花在詩意與哲思互助的審美角度上，有另闢蹊徑的優選。她以詩意化意象進行的想像、體驗、知覺——這類思慮，就存在著和哲學那種高度沉思性，有著共同根源起始點的間接紐帶。這一特有語境中的言與思，表現了“女版的泰戈爾”哲思式的鮮明特質，由此而讓詩文

本的標誌性風格，充滿了從思想世界轉化出來的詩意，而不是從感性世界中抽繹出來的詩意。這種不抒情不敘事的箴銘句式，置時間的思想過程於二元對立的過程中。試讀詩句：

“陌生 熟悉
遙遠 親密
說不清的一種距離
還是徘徊在陌生裡吧
讓我在夢裡讀你
從春天到冬季
還是放飛在遙遠裡吧
讓我隔岸看你
從黃昏到晨曦

其實 我想要的
只是夢裡的熟悉
還有詩裡的親密
如果連這點風雲也被禁止
我便不懂了生與死的距離”

詩句“陌生／熟悉／遙遠／親密／說不清的一種距離／還是徘徊在陌生裡吧”，在句式結構的對立性中，展示宏觀的理性思辨語境，也展現了感性的、實體的語境。詩句體現了哲思語境的辯證過程，這本身就是詩意的改造，讓語境的邊界處於可變化的相對性中，而不是無限地任挑戰詩意理解的變化邊界。

詩的藝術，是介於感性實體的可感覺性與理性主體的可運思性的兩極之間的第三極，因此，詩既具有兩極分別所屬的特性，又具有超越兩極層次的新生處。換句話說，詩可向理性一極的方向單向發展，來構思選定詩的表達內容，又可向感性一極的單向發展，來構思選定詩的表達內容。如果詩向理性方向發展就會以思辨觀照為出發點。例如冰花詩句：

“無翅膀的葉子
飛得再高
只是憑借風的力量
落地的鳥
還會再度飛翔
因為有雙翅膀

葉子
本屬於大地
鳥才屬於天空”

“地球
是銀河系的塵埃
銀河系
是宇宙的塵埃
住在塵埃之上
自己又大到哪去
名與利
錢和權更是塵埃中的塵埃
塵埃
總有落定的時候”

相反，如果詩向感性方向發展就會以直覺觀照為根據。例如：

“用最輕最輕的聲音，
輕輕地喚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寫你的名字，
畫你的名字，
而夢見的是你的發光的名字：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燈，如鑽石，你的名字。
如繽紛的火花，如閃電，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林的燃燒，你的名字。”

足見，詩的理性和感性敘述兩極特徵和第三極的特徵，可以包含所有創造形式與創造構思。例如冰花詩句：

“站在懸崖上欣賞你
哪裡還有退處可去
大海主宰了小溪
不是人意就是天意”

足見，詩句的特別創新，在於描述純思想的運思方面遠遠超過日常經驗的敘述。在激情的創造慣性中，讓修辭變得十分異形化，讓思緒的創造本能力量，主宰著詩的外在排列形式。這種局部碎片化的詩體結構，會給思想世界的環節化、閃電化帶來耀眼的輝影，但同時也會讓思想世界的延展空間顯現阻隔，本質上產生一種不確定性。例如詩句：

“除了愛情
什麼都可以經營
都可以轉虧為盈

除了愛情
什麼都可以耕耘
都可以得到收成

愛情的字典裡
沒有一個詞叫感動

愛情如攝影
瞬間定永恒
沒有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事實上，冰花的詩，有意減少了對敘事細節圖景化的塑造，增加了思辨體裁的最大成份，讓讀者再次去思考當代詩極端的可能性。當詩用新的語體和句法，甚至是半抒情詩半哲思的混合類型時，本質上就意味著，這類詩把生活世界的題材，經過詩人內心對它深思的徹底擴大，而使新的世界在描述中被徹底的詩性化。

綜上所述，冰花的詩藝術特質，突出了哲思箴銘詩在表現它內在意蘊上存在的意指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多少包含後現代主義的特徵因素，也就是，把有形世界變成最小化，把無形的內心世界變成極限化；把實體世界變成虛空化，把整體世界變成片段化。根據我的詩學美學觀來看，思想本身帶有的主觀審美，不僅高於自然美的外在領域，而且還能夠從自己的內在空間領域中，發展出外在自然美的一切要素和形式。例如冰花詩句：

“人啊
不一定非往高處走
低處也有最美的風景
天堂
不一定在天上”

從冰花的詩句結構特徵來分析，詩句思境的真實，總是在我們意識側維中，再現出來的一個無形實體，它不停地過渡著超自然的涉及感，也因為它的無限，

所以不會有紀實性。相反，它偏重以不詳細的外在感性實體細節的表現方式，把直接存在於實體中的感性狀態，轉化成一種由詩人主體內心表現手段，創造出來的外現可知狀態。事實上，就等於是在詩中，把內在體驗的活動變化，作為一種題材。其重要審美價值在於，體現出由心智改造出來的表現手段。即使詩中部份的敘事，也是讓事件的客觀實體，不再保存實際佔有空間的純感性存在的影像狀態，而是轉變成一種由心智改造成只供心智可識的顯現物——客觀事件的心智性。足見，冰花詩的題材內容，與她外在表現形式構思選擇的多樣性，與她主體的改造性做出延伸的不可測量性，是無止境變換的。

2026年6月12日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並秉承本刊一貫原則，除原著引用、書籍刊物、團體機構名稱外，來稿“詩歌”一詞一律更正為“詩”，不願刪改者，請先說明。來稿一經刊出，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面對 AI 在各行各業日漸強勢的滲透，文學與藝術自然也無法置身事外，甚至可說是最早受到衝擊的領域。自 2022 年 11 月 ChatGPT 問世以來，編者便開始在工作中試用；2024 年 4 月出版詩集《荒誕集》時，每首詩皆配以 AI 生成的漫畫插圖，並附上 AI 的“點評”，後記中亦坦言：

“……我甚至視之為脂硯齋般的知己……”並指出：“……AI 非常懂得人情世故。除難免的誤解錯讀外，點評多溢美欠貶抑……”。作為以 AI 配圖與短評來增添詩作趣味的早期嘗試者，兩年後回望，配圖確實可行；然而“點評”如今卻已在詩壇中泛濫。許多詩人樂以為 AI 的評語具有權威性，卻忽略各家 AI 的“預設模式”（default setting）皆偏向正面讚譽，導致不少平庸甚至可笑的詩作在溢美之下彷彿直追李杜，讓本已寥寥的讀者更加抗拒疏離，因此矯正這種誤導，已成當前必要！坐言起行，編者率先將慣用的“AI 點評”改為“AI 導讀”，以落實“AI 僅是自己詩作的第一位讀者”之初衷，使其回到提供閱讀脈絡的角色，不再扮演權威評判者。共勉！

詩人廖一菲（Angel.XJ）即期起加入本刊，讓我們拍響歡迎的掌聲。

我們並歡迎詩人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詩選，請先來信編輯部洽商。

美國郵費暴漲，本刊同好辦刊，除訂閱及交流的刊物外，**不再寄贈印刷本給國內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nworldedit@hotmail.com 索取。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5 一個人在雨中（簡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6 一個人在雨中（繁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7 二葉集	詩集	遠方、田源	已出版	\$24.99
48 男媽媽	話劇	逸雲	已出版	\$9.95
49 天河	詩集	妙琴	已出版	\$20.00
50 三道彩虹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1 北加鵝媽媽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2 心聲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3 荒誕集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8.00
54 鵝媽媽小徑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5 鵝媽媽老人成語百句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7 半打緣：鵝媽媽故事集 1	文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35、59、60、61 在路上 1,2,3,4	遊記	王克難	每冊	\$18.00
56、62-71 鵝媽媽歌舞集 1-10	歌曲	王克難	每冊	\$18.00
72-73 鵝媽媽詩集 1-2	歌曲	王克難	每冊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4.00，國外\$6.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以“人工智慧時代的詩情與文明互鑒”等為主題，涵蓋現代詩、散文詩與古體詩的香港“2026 紫荊花詩歌獎”徵稿將持續至今年 12 月 31 日。

●詩人廖一菲（Angel.XJ）詩集《混淆與辨析》（Confusion and Discernment）經於 2026 年 9 月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

●年度詩壇盛會“2026 臺北詩歌節”已於 9 月 27 日在台北中山堂正式開跑。今年以“方塊字的歡聚”為主題，由詩人羅智成領軍，集結跨世代詩人、歌手與交響樂團進行跨界演出。

●“2026 世界大河詩會”在重慶舉辦，曾創辦《兩岸詩》的台灣詩人方明受邀出席。

●“中國詩社”在沉寂多年後於洛杉磯宣布正式重啟。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